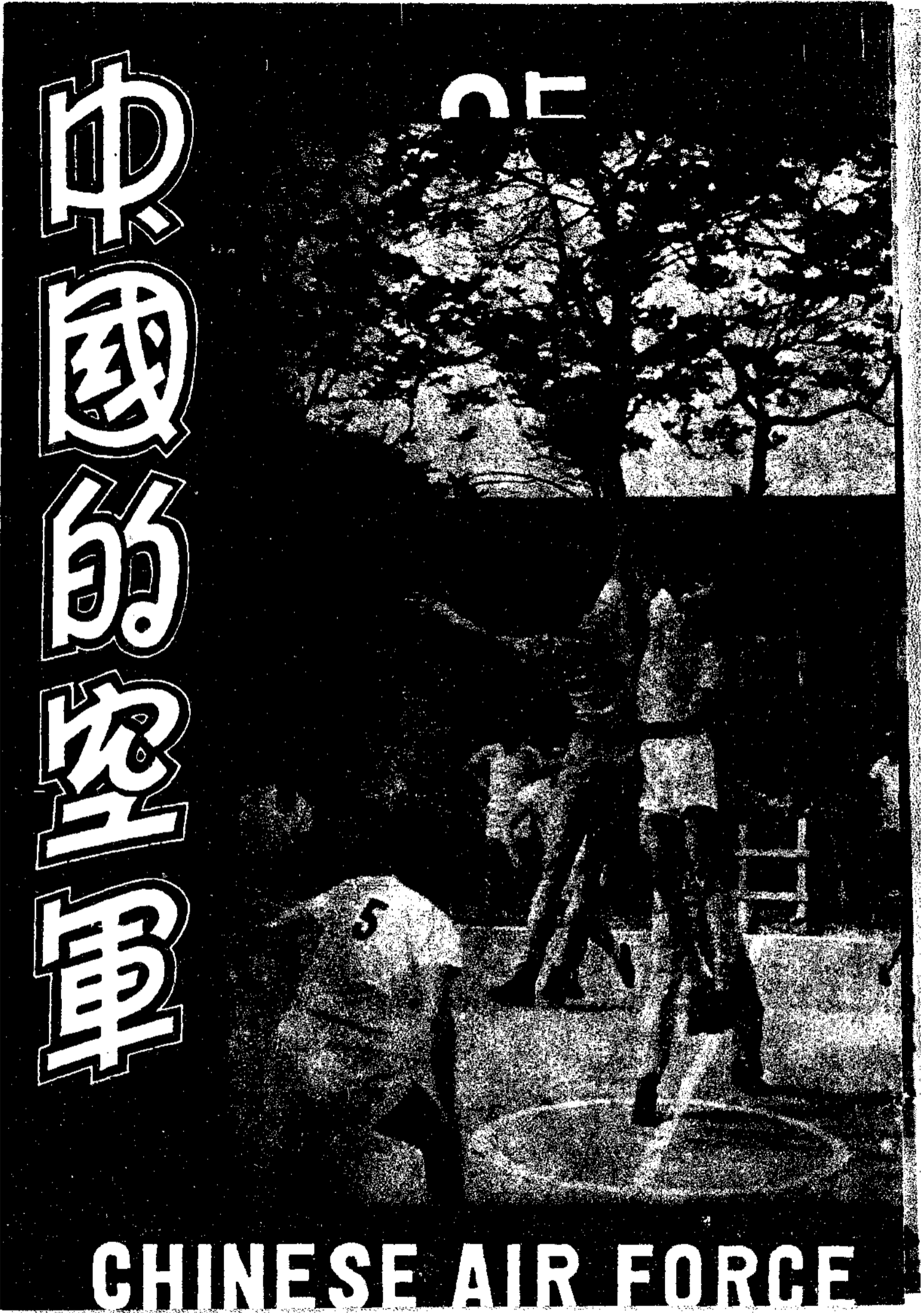


中國的空軍

空軍

CHINESE AIR FORCE



目 錄

	公餘球賽.....	(封面)
圖	授勳典禮.....	1
	雞尾酒會.....	2
	盤餐晚會.....	3
	籃球比賽.....	3
	空軍節盛況	
畫	部隊介紹.....	4
	文內插圖十幅	
	功成身退一將軍.....	樹 德 5
	地上的一羣.....	勞 者 8
	噴氣推進戰鬥機的新姿.....	楊苕訓譯12
	向中國航空界建議.....	余 新 福15
	虎爪餘痕.....	傅 丘 平18
	飛行的基本條件.....	厲 歌 天20
	會晤 (蘇聯·倫奇作).....	薛牲生譯22
	追悼外子吳鵬飛.....	張 金 蘭24
	空軍節在幼校.....	葛 田27
	空中的橋樑.....	寒 松29
	歸途上.....	劉 恩 照30
	旅途鱗爪.....	章音員 (封底裏頁)

中國的空軍

第九五期

三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中國的空軍出版社
南京白下路慶昇里二號

社長：簡 樸

副社長：朱 諸 民 祖 威 蔭

主編人：鄧 漏 禹

編輯：陳 榕 甫

本册零售五百元

(外埠酌加郵費)

徵求自由訂戶

預付法幣二千元

總經售：百 新 書 店

總店上海四馬路中
分店上海河南路中

空軍節盛況



授勛典禮中之白部長崇禧(中)周總司令至柔(左)王副總司令叔銘(右)

本年八月十四日，為抗戰勝利後第一個空軍節，全國各地咸熱烈慶祝，空軍總司令部於是日上午舉行授勛典禮，由國防部白部長前往主持，是日下午又假勵志社及空運大隊隊部分別舉行鷄尾酒會及盤餐晚會，中外來賓歡聚一堂，舉杯祝賀，盛況空前。



↑ 受助人員合影



↑ 白部長向受助人員訓話



↑ 白部長將勛章佩於周總司令之胸前



← 授勛完畢白部長步出禮堂



濟濟一堂之雞尾酒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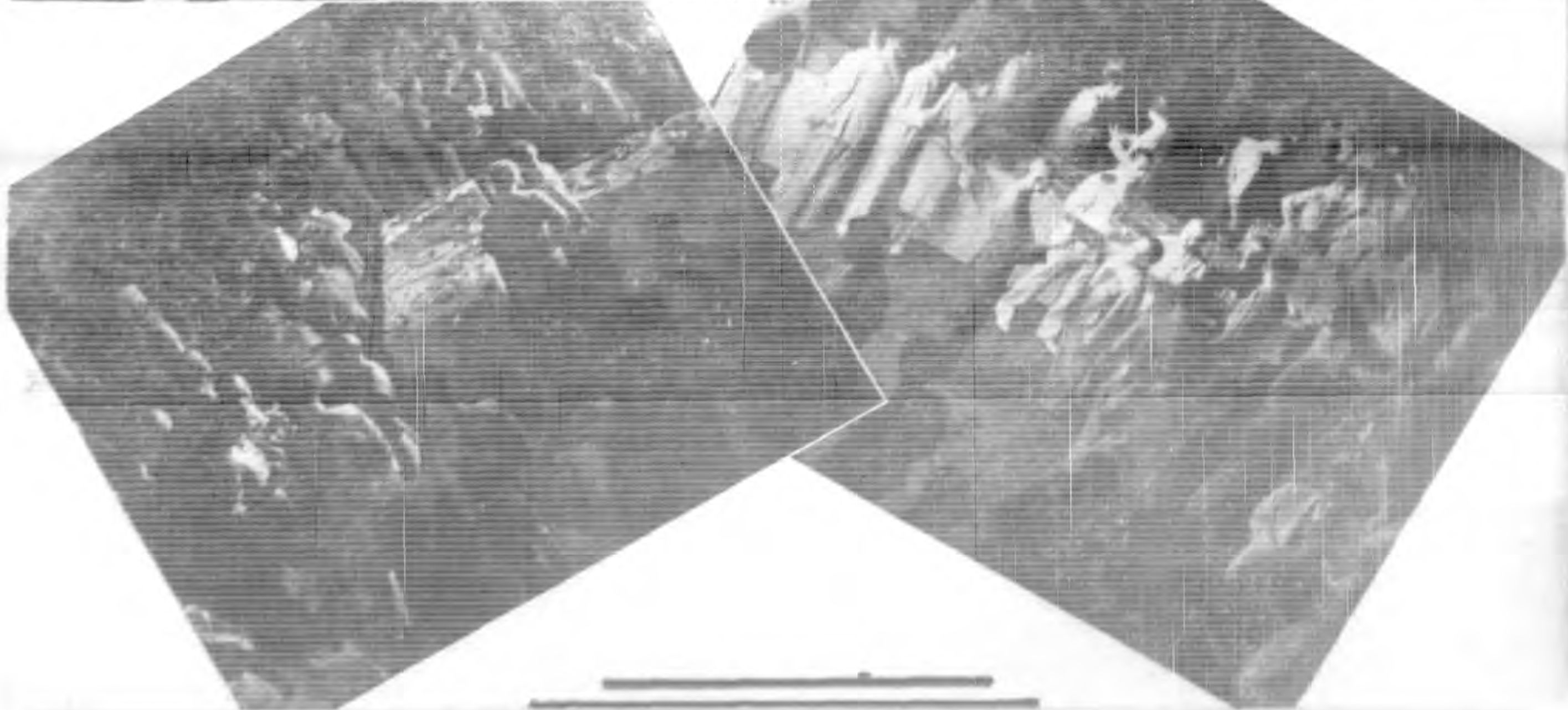
周總司令立於門前迎送來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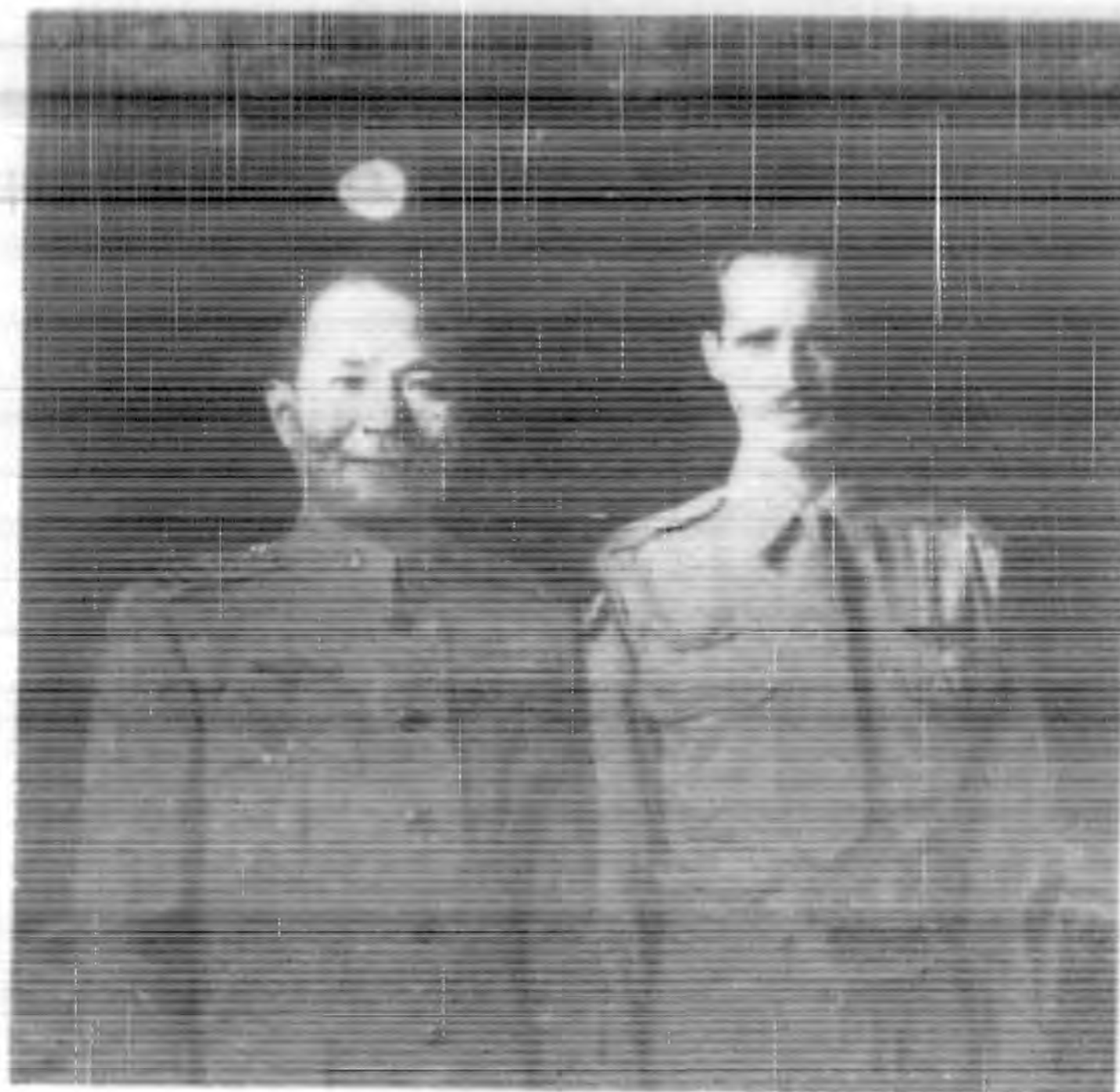
盛會的一角(中左)

中外來賓舉杯祝賀(中右)

各報記者前往採訪新聞(下右)

微醉中縱談歡笑(下左)





周總司令與美空軍指揮官麥克魯合影（上左）
 周總司令與蘇聯大使館武官握手互致賀辭（上右）
 盤餐晚會中的舞姿（中右及中左）
 籃球比賽亦為本屆空軍節的精彩節目之一，當日空軍
 代表隊戰勝美軍，現該隊已遠征滬杭蘇錫蘇，定能載譽歸
 來。（下左）

比賽時周總司令親自開球（下右）



部隊介紹

空軍第四大隊為有名的志航大隊，抗戰期
間，功勳卓著，下列各圖為該大隊所屬二十一
中隊的近況

蔣主席偕全中隊飛行員合影（上右）

該隊中隊長李連（右）副隊長陳祥榮（左）

（中左）←此為李連與陳祥榮

該隊機械人員（中右）

戰鷹行列（下左）

偕女眷遊頤和園（下右）



功成身退一將軍

樹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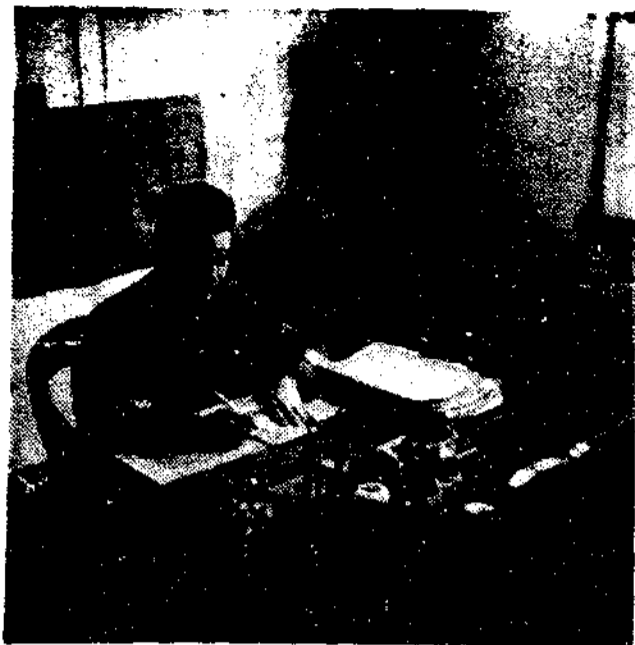
統一中國空軍的中堅人物 領導製造第一架國產飛機

學苦

學飛兼充機械士
午晚餐就在機場裏咬冷麵包
洗盤子托菜補充收入

愛國熱忱

像馬戲團一樣表演驚險動作，募款購飛機。
用傳奇式的方法，軟硬兼施，膠混關卡，運回革命基地。



黃光銳將軍

翻開中國空軍的建軍史，廣東人有着不可磨滅的功勳，這裏要介紹一個廣東人，他在空軍草創時費盡心血，而於抗戰勝利後則功成告退。是誰？黃光銳將軍。

把歷史追溯過去。抗戰八年，空中健兒馳騁南北，創下彪炳千秋的功業，而主持空軍作戰大計的

則為周至柔 and 黃光銳毛邦初三將軍。有一個時期，黃毛兩位分掌着空軍的軍政軍令；另一個時期，周任航空委員會主任而黃毛為副。黃平時不大喜歡說話，講實做。憑他豐富的經驗與滿腔熱忱，從抗戰中期直到他離開航委會，始終兼理着航空研究院的職務。這一段時期，環境是艱苦的，器材缺乏，交通梗阻，樣樣都不湊手。他在成都鄉下，闢若干間茅房，指揮着一羣食僅果腹、衣僅蔽體的員工，從事於那些乾燥無味的研究工作，年復一年，然而畢竟有成就的，飛機的製造，成功的有「研教一」、「研教二」

x x x

僅以抗戰中的成就，來衡量黃氏的功業，顯然是不夠的。黃氏對於國家的貢獻，更大的的是促成中國空軍之統一。中國在北伐成功以前，政治是一團糟，政出多門，各省有他自己的軍隊，也就有各自不同的空軍，光怪陸離，互相對立。直到抗戰前兩年，廣東的空軍還是帶獨立性，不受中央直接命令的。

民國二十五年，也就是抗戰前一年，陳濟棠因為和中央政見不同，在廣東宣佈獨立，同時進行着軍事行動。



民國二十五年黃將軍由廣東飛抵笕橋時的情景（中為黃氏，右為航校校長陳慶雲氏，左為副校長蔣堅甯氏）

。那時廣東擁有的空軍軍力，是飛行隊九中隊（是由六隊擴編的），另有寇蒂飛機製造工廠一所，精銳的飛機，有波音驅逐機一中隊，新由德國購入的亨格爾雙發動機轟炸機一中隊；同時因為廣東是中國革命的策源地，人才薈集，優秀的飛行員也相當的多。如果和中央拼起來，真是一個悲劇，也是一個不可計算的損失。

為免除國力的無謂消耗，和同胞的無謂犧牲起見，當事變發生時，中央決派幾架諾斯羅卜機到廣州去散傳單，希望廣東空軍同志，來南京和中央空軍合作。這時黃氏是廣東的空軍總司令，等到中央飛機投過傳單後，非常感動，經過了鄭重的考慮，理智克服了情感，愛國心服私誼，他就毅然決然的指揮全部廣東空軍駕機歸順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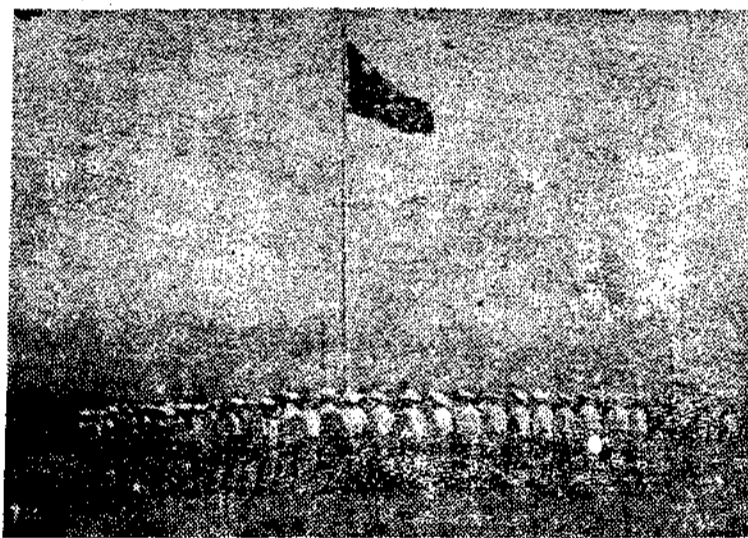
當無數鐵鳥的吼聲震動羊城時，也驚醒了陳濟棠割據的迷夢，他一方面詫異於「機不可失」之預言，同時感到大勢已去，無可挽回，於是宣佈下野，廣東事變就這樣輕易解決了。

在一舉手間，黃氏為國家奠下了基礎，中國空軍統一之基，也是中國政局統一之基。

不久黃氏在廬山被最高當局所

召見，他便帶領全班人員去聽訓，委座着實嘉獎了大家一番，當時會印行一本小冊子，名曰「中國空軍之光榮統一」。

空軍統一的重要，到抗戰時才被民衆所認識。中國空軍是一支東南西北四方匯合的青年軍，有堅不可摧的力量，他團結，他合作，共同生死，



中國空軍之光榮統一——廣東空軍在杭州舉行升旗禮（時為民國二十五年）

年就有具體的表現。遠在孫總理主持大元帥府時代，那時的航空局長是楊仙逸，革命政府為建設航空事業起見，由楊局長親自率領黃秉衡聶開一等到美國學習航空。同時在美國招收了一批華僑子弟，計胡錦雅林偉成楊官宇李逢煊等十六人，黃氏也是其中的一個。在那裏經過各方張羅，聘教官，借地方，總算成立了一個臨時的航空訓練班。當時黨方的經費並不寬裕，而一班學生又全是只有熱忱沒有金錢的窮小子，加上聘請的教官都是為錢而來的，你出多少錢，他就教你多少鐘點，於是各種困難，層見疊出，真是一言難盡。所有學生，除了學費而外，還要兼充機械士。從加油開車起，一直到洗飛機，擦飛機，推飛機，修飛機，無所不做。當今學校裏的吹號下課等等項目固然免除了，連午晚等餐也特別簡單化，大家在機場裏咬冷

不分吟越。就憑這點向心力，他摧毀了優勢而散漫的敵人。

黃氏的愛護國家，盡忠空軍，早

麵包也就算了。有時經濟真的斷了來源，各人便去找臨時工作來彌補。洗盤子托菜，什麼都來，黃氏的招待本領很行，得的錢多，所以飛的鐘點也

多。這樣半工半學的幹下去，好容易大家學成了單獨 (SOLO)

這一段苦練，照理說已經是不容易了，可是這一批熱血小夥子意猶未足，還想買一批飛機帶回祖國，來編組空軍。但是那裏有錢呢？數度集商之後，他們花樣又來了，決定駕飛機到各地表演，向華僑募捐。他們的飛機表演，和我們理想的或者現在習見的都不相同，他們不作編隊飛行或者特技飛行，而是由一個人駕駛，另外一



黃將軍與現任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將軍握手告別

個人來表演驚險動作，如在飛機翅膀上爬來爬去，或者吊在輪子上作三上



吊的把戲等等。這種馬戲團式的表演，居然賺了一筆錢，於是買了 J-1 和 Jennie 飛機六架。但問題又來了，那時候的飛機，美國不准出口，而中國也不准進口，如何運輸大費腦筋。這批小夥子想來想去，便運動海關辦事人員，同時把飛機零件分解開來，用創辦汽車修理廠的名義，蒙混了出口。好容易從馬尼拉運到了福州，大家以為沒事了，不料在福州海關又被查出了幾枝機關槍，於是武器給扣留了。他們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地

歡送黃將軍的行列之一

用非常手段，拿了幾枝手槍，把他搶了回國了，轉運廣東。不久，又有華僑偷運了兩架 Jennie 飛機回國，不久，北伐即開始。國民革命軍便以這些機編成空軍，這是革命政府的原始空軍，黃氏當其中的隊長。後來朱卓文繼楊仙逸而為航空局長，在廣設航空學校，由黃秉衡主持。黃光銳氏在裏面担任教官，這是

中國很早的航空學校，造就不少人才。以後黃氏一帆風順，由教官而校長，而空軍總司令，直到中國空軍統一。綜觀黃氏的以往歷史，可說大半生服務空軍。現在他退休了，這是最近的事，本屆空軍節前夕的事。他為中國空軍的創建而苦鬥，他見中國空軍的長成而告退。沒有權利思想，沒有地方觀念，這種風格是自然的，光明的，值得敬佩的！歷史將會記載他，中國空軍的一舉一動象徵中國軍人之進步。

火箭達月球

只需六十小時

美國威斯丁豪斯研究實驗室副主任赫契遜宣稱，將重一百磅之無線電傳報機置於火箭內將能利用超短波的無線電自月球向地球傳達信號。

火箭只需六十小時即能抵達月球。由無線電自動傳達信號，可以得悉火箭沿途之進展。火箭在月球上著陸事與月球上天氣之變換均可由無線電發出報告。一般猜想月球上並無水氣，此事亦可由火箭上之裝置將其查出，向地球報告。自地球飛至月球之火箭能於十八個月內製成。

戰時
機場
特寫

地上的一群

勞者

工作繁·責任重·待遇苦

是飛機祿母·是飛機醫生·是無名英雄

鬼子屈服，戰爭勝利了，可不要忘記了他們。

這是戰時的記載，現在看起來，也自有其意義。我高興能夠寫出自己的生活，我高興能夠把這種生活向國人公佈。「無名英雄」這字眼，愧不敢當；可是，我們確實替國家盡了力量，血和汗沒有白流。

正如昨日一樣。

來接我們的一輛破汽車，還沒有開到門口，在它剛經過一座木橋時，我們就被它本身包皮、車箱、零件等撞擊得驚醒。

掠過我們腦中的第一個念頭，就是他媽的今天又是晴天；（陰天時因

不宜飛上班要晚）又要吃一天塵土；又要曬一天太陽。開始咒罵起老天爺來，為什麼他媽的不落雨也不陰天；也好讓我們多睡一會覺。

但第二個念頭很快的趕走了第一個。前綫正在吃緊。如果天氣不好，飛機老是停在機場裏打瞌睡，這對於敵人是非常有利的。他們可以盡量的運輸，增援，進攻。這樣一來，也許我們真的要搬家了。說到搬家，這真使人不寒而慄。到了抗戰第八個年頭，歐戰已經結束了，而我們還要往後方搬，這種情形是有點可怕的。我們這一羣飛機車士，雖不能挽救危局，但却是挽救危局中底一份子；在這過

程中我們應當盡我們底力量來促成它的實現。這個念頭好像高壓電觸身一樣，霎的一下子使我們從床舖上下跳來。這時夜光錶的短針正指着四點半。太陽還沒有出來。就連一塊紅霞也看不見，因為天氣大好的關係，整個的天邊都是魚白色的，假使你不知道那裏是東方，你真辨不清太陽從那方出來。

汽車不斷的按着喇叭——有時候那真是討厭極了——。早爬上汽車的人也在喊着，「快點！開車啦！」還不到四點三刻。汽車又通過另外一座木橋了。

車經過一段彎曲的疏散道，當要

通過跑道（起飛道）時，指揮塔上照射着紅燈，警告我們停車。有一架空運機行將降落。這時跑道旁邊的指示燈仍然亮着，在黎明的時分裏，它是顯得有點淡。

汽車最後停在南端底停機綫上。當車還沒有停穩，人們就像增援前綫的戰士一樣，各人朝着不同的方向跳下去。昨夜被露水浸溼了的飛機，馬上像炮兵愛護他們底大炮一樣，開始被許多粗糙的手撫摩着。

我們的第一步工作是檢查發動機——這使飛機前進的唯一原動力——。我們一羣被稱作 Engine man 的軍士們，先跑到各人飛機底座艙裏，搬

動好幾個開關，拉出好幾個把柄，在喊一聲走開後，那飛機前面的螺旋槳（推進器）就開始轉動起來，這時祇要排汽管排出一陣爆發（燃燒）後的黑烟，坐在座艙裏的那位軍士，馬上就把混合氣調整器推到自動濃厚（Auto Rich）這樣發動機就會很均勻的爆發起來，然後把轉數（R.P.M.）推到一定，等到各種溫度都昇到一定限度時，就推大油門，試驗着磁電機是否掉轉數，螺旋槳變舵是否靈活，各種壓力是否正常。（如說明書上規定那樣）如果它們都是正常的，你就可以證明這架發動機是良好的，然後檢查一下壓力油系，試一試收放襟翼，煞車和查看一下油量，這些工作做完後，你就要到飛行警戒室去跑一次，在你底飛機號碼底下掛一個「好」或者在停機鏡上「字，飛行員們就按着那上面所指示的來飛行和出任務。

假使事情不是這樣，而是有一種機件動作不正常時，你就要弄清楚它是什麼毛病，打開皮包着手你的修理工作。不過你還是要到飛行警戒室跑一次的，祇是這次掛的却是「壞」了。

當我們試發動機的人停了車（即發動機，如果在它前面的一個字為動詞時，習慣上多以車代之。）就有另外一個人（他們是被稱做 Radio Man

的），頭上帶一幅耳機，手裏拿一只喉式發話器，馬上坐進座艙去。他坐進去後，就這個地方摸摸，那個地方動動，一個人獨自講起話來。不知道的人也許以為他發了神經，其實如果你不怕麻煩，靠近他去聽一下，就可以在底底耳機裏聽到 *Fiveby five, Fiveby five* 原文為 *Received your signal which readability is five, strength is five*。數目字乃代表好壞的程度，五為最好，一最壞。帶耳機的人聽到這種聲音時，大都要笑一下的，他很快的就會去調整另一架。如果他聽到的是 *One by one*（聲音不好），或者什麼也聽不到時（那就表示別人根本沒有聽到他的呼叫），他底臉色就不像從前那樣好看了，粗暴的和別一架飛機上的同行打着手勢，最後生氣的把電門一開，去抱了一個黑色的箱子來，是準備換了。

當這些工作在進行時，飛行警戒室底地圖前，開始有人注意着那上面底地名，正根據前方的情報，考慮着應掛那種炸彈，應派好多架飛機去出任務。

果然命令來了，一位飛行員拿着一張紙條走到停機鏡來，他讀着出任務的飛機號碼，並宣佈了掛那種炸彈。這次是一羣被稱作 *Armenien* 的軍

士們開始忙碌了。

他們將所要裝的炸彈搬到飛機底下（有時這是一種非常麻煩的工作，五百磅以上的，要用汽車和小型昇降機。）幾個人把炸彈抬起來，另外一個人用手搬着炸彈，當他喊一聲「好，放！」抬的人才敢把手鬆開，炸彈是掛上了，工作並沒有完畢，還要拉保險，裝保險，上引信。無論你忘記那一樣，都會使炸彈投下去不爆炸。那才是一樁氣人的事情呢，不但任務沒有完成，就是敵人也會認為真的送禮來了。

飛機一裝炸彈，就表示說要飛行了。最初試這架飛機發動機的那位軍士，就馬上把風擋（功用似汽車司機前面底玻璃）擦乾淨，把座位上底束帶整理好，再重新檢查一下各地方底蓋子，包皮有沒有都蓋好。

於是飛行員來了——多數都是相當 *Handsome* 的小伙子——在螺旋槳轉動後，飛機開始滑出停機鏡。這時雖然螺旋槳轉動時的壓縮空氣吹得你難過，地面上吹起來的小石子也打得你很難的，但你還是要用二隻手蒙着臉，光用眼睛注視着（如母親注視兒子般）你所保管的那架飛機，怎樣地滑出停機鏡，是第幾架飛機起飛。當牠被加大油門，迅速地滑行準備起飛

時，你的眼睛更看着不離開牠，直到牠平安地離地，爬到相當的高度為止，你才卸除重荷似的嘔一口氣，離開你站的地方。

這時太陽底紅色的儀仗隊，已走到對面的山頭上，人們覺得有點饑，早飯也在這時送來了。

終久飯堂不是工作地點，吃飯也不是工作——至於吃飯為工作的原動力，却是另一回事。——所以它們向來是被我們這裏的人忽略了。

早飯（很豐富的稀飯）吃過後，又跑到停機鏡上來。這裏的飛機已少了好幾架，我底飛機也飛去了。但是飛機是一種機器，當我們看到這二個字時，不由的就會聯想到毛病。（也就是這個原因，在很多機器說明書底末尾上，都附有毛病修理法。）和我同岸的老王底飛機包皮不是打開了嗎？已定是有毛病了，趁着太陽還不熱去。幫他幹完吧，葉，劉和我都走了過去。

一羣 *Armenien* 們正喊着場兵拆炸彈箱，準備下次用的各型炸彈，另外幾個人就趁着老王底飛機壞了，在洗換那架飛機上面的機關槍。

飛機上并不祇是一二挺機關槍的，起碼就是一二挺的三四個倍數。假使有十二個 *Armenien* 的話就去了一

半。不，一個拆一架是不好拆的；而又不能不分一部份人去做的別的事情，這樣一來就有點「事多人少」，不能不「辛苦」一點了。

在這時候比較清閒的要算那幾位 Kadoman (他們底人數向來是很少的)，他們正在屋內試着無線電收發報機，這些電路圖底繁雜勁，我敢相信，就是教我學一輩子，我也沒有辦法看得懂。

這時自發滅室裏跑去一付肩膀上扛着一道金條條的外國少尉來，他鼻音很重的用中文讀着出動的飛機號碼，然後一口氣連珠炮似的說了好幾個「(Juehsand, one thousand) 好像怕人還不懂似的，睜着大眼睛拙笨的問了一句「懂不懂」？

人們聽了是掛一千磅的炸彈後，都確定的想到「一定是炸橋樑」。接着又是對那座橋樑的種種猜想，那上面正有不少汽車兵馬在通過吧！那裏面也一定有不少的中國民夫；當炸彈投下去後，是不是如我們所想像的那樣，血肉橫飛，人喊馬嘶，使酷愛和平的人們不敢目睹？但這些都被汽車底發動鐵鍊聲喊場兵聲打斷了，人們在吵鬧聲中把炸彈掛到了飛機上，雖然掛這種炸彈時出動的飛機不會很多，但馳的工作却是滿多的，炸彈

架要重新伸縮，保險絲要用特別長的，引信通常也是二個，同時在遇到這種工作時，也要特別小心，如果真完好的(不爆炸)送給敵人，不說別的，光炸藥和鐵也值不少錢哪。

第二批剛起飛，第一批作任務的就回來了，當飛機落了地滑到停機綫上來時，你要舉起兩手指揮飛機應當停在什麼地方，並要和別的飛機，保持在一條直綫上，不然參差不齊，外表上固然不雅觀，做起什麼事來，也很不方便。當飛行員把飛機滑到正好和別的飛機看齊後，他是會把發動機關死的，如果他不停車，却像我們早晨試車時那樣開大油門，就十有九成是發動機出了什麼毛病了。不過不管怎樣，在飛行員停車後，你一定要跑上飛機去問他「飛機好嗎？」假使他點點頭或用拇指與食指做成一個圓圈，那就表示飛機是好的，如果他搖搖頭，那當然是有地方壞了，等把他養氣口罩取下後，就會告訴你，他所感到的毛病，在這種情形下，無論說話的態度是如何溫和，在我們管飛機的聽來，總是有點不愉快的；尤其是碰到一位外國飛行員時，他噁哩咕嚕的一大套英文，自己懂也不懂，那就更討厭。在這種時候，你可以罵他「放屁」，或者「王八蛋」，反正他

也聽不懂。

飛機回來後你所要做的工作，並不比起飛前少些，加油，漏水，加子彈，洗槍管，檢查這查看哪，最後發見各地方都很良好，機身上沒有中的有敵人底機關槍子彈，這才放心的讓牠出下一次任務。

於是在第三次掛彈後，第三批出任務的飛機又出動了。你又抱聲同樣的心情，看着自己底飛機起飛，爬高，編隊，一直消失在遙遠的藍白色的天空裏。這時刺眼的太陽，使你想起時間已經不早了。時針正指着十點。這馬上也使你想起了肚子，幾乎同時地，罵起伙伙為什麼不早點送飯來(稀飯不頂事，兩次小便就完了。)肚子裏已在高唱着空城計，自己不是諸葛亮，算不到趙子龍何時趕到，不能不自己臨時想補救的辦法，於是眉頭一皺，計上心來，馬上跑到機場邊上衛兵們擺的小食担子上，買上二塊米花糖，用白開水泡着吃。

可是運氣並不怎麼好，正在吃着，機械長來了。「××號飛機的尾輪減震器太低了，你去打打好好吧！」

「張××呢？」我在吃東西的時候還有人來喊我工作，老實講有點不高興。

「他剛才把手打破了，送到醫務

室去啦！」

「好吧」。我把沒有吃完的碗底子倒在地上，就喊了一個場兵，拿了二個打氣筒走過去。還沒有打到二下，肚子又餓了——真是有點賤骨頭——不得已對自己底肚子用起強迫手段來；把腰帶用力的緊了一下，使牠暫時不覺得餓，等到把減震器的氣打好後，我有一種感覺，就像所謂「虛弱」似的，身子虛飄飄的，頭有點昏。

剛無力的把打氣筒放到原地方，忽然有人喊我：「包公，Chow (吃飯)。」

我的痛快勁，不亞於得到中央儲蓄獎券底頭獎者，兩個大步，就跨進了臨時飯堂。

按衛生的道理講，吃過午飯後要休息一會才合乎健康之道的，因此在我吃過飯喝湯時，故意喝的慢一點，把時間拉長；並且漱漱口，擦擦嘴！再走的慢一點，那麼走到停機綫上時，已是 five minutes after show 我感到我底身體立刻健康了許多。

這時第三批底飛機已在俯衝，準備着降落，而第四次命令又來。這次掛的是 M-1 (一種殺傷彈)，飛機出動的架數很多，所有停機綫上的飛機，都在出動之列，祇是在起飛時分為二次，也是由二個人領隊。

當第三批飛機落地後，滑到停機線上來的時候，一下子真不知道叫他們停在什麼地方，第四批要出動的飛機都已開動了發動機，還沒有滑出去，到處都是轉動的槳葉，微微移動的機輪，地盤似的顫動，發動機底吼聲，這時你要特別小心，你碰着飛機底那個部份，都會影響到你的生命，或者成爲一個殘廢者，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空隙將飛機停在那兒，可是沒有辦法使機輪轉過來，結果是飛機底尾巴和別的飛機底頭看齊了；更其使我不痛快的，在我問飛行員飛機情況時，他搖了搖頭，告訴我「震動」。這毛病本身並沒有難住我，可是怎樣去開始工作，却使人發愁了。因爲天氣並不是什麼「溫暖的太陽照耀着」，而是「焦灼的太陽煎烤着」。看吧！飛機被太陽曬得發燙，發動機剛停車熱的摩不得，你還能穿衣裳嗎？於是脫下了工作服，扔掉襯衣，丟掉帽子，祇剩下一條短褲，赤裸裸像上了祭壇的羔羊，上頭蒸，下面烘，真是四川人講的「好不安逸」。

事實上這還不能算是安逸的，由於長久的沒有落雨，塵土的日益增多，正如水田裏缺乏水一樣，一天天地日益擴大起來。每架飛機起飛後，就拉起一條塵土的尾巴，像彈簧一樣，

膨脹起來；像水一樣，濺到你身上來；像烟一樣，鑽進你的鼻子；爬進你底眼睛，更進一步觸到你底口腔。「這樣一來我要少活五年了！」我叫起來。「我的砂眼還到第三期了！」老劉也喊起來。

大家說着說着，別的隊上底飛機回來了，從我這架正在工作着的飛機跟前「飛快地」滑過去，被它吹起來的塵土，不啻久別的愛人，瘋狂的向我們猛撲過來，和我們接吻，和我們擁抱，真是太幸福了，我閉上了我的眼。

在我們工作的時候，第四批後起的一架飛機，因左邊機翼太重轉了回來，等到改好後，已經來不及追趕領隊機；又是一個新來的飛行員，認不熟路，所以就沒有再去。

現在停機綫上的飛機有我剛修好的一架，飛轉回來的一架，和剛才曾掛過一千磅彈的那幾架，共是六架飛機。命令又來了，這次是 Gasoline Bomb（一種液體燃燒炸彈）。並且是長距離的任務，所以就個別叫把各機油箱檢查一下，是否都是滿的。

跟着太陽的向西傾斜，機場的塵土也跟着增多起來。我們身上的汗水，還沒有來得及擦掉，塵土就像夜晚的蚊蟲喜愛燈光而沾在燈座底油泥上

一樣，塵土因爲熱愛汗水而附着在我們底身上。不但增加了我們底體重，並且把皮膚的顏色也由紅色飾成灰白色，看去像個病夫。

在機場裏工作的人們，就像生長在北方六月大道旁底車轍草。隨時隨地都在飽吃塵土，揩油塵土。我真懷疑機塢是否會有一天低陷下去，這批飛機走了，那批飛機來了，在機場裏你沒有一個時候聽不到機聲，你沒有一個時候看不到移動的飛機底影子，也沒有一個時候吃不到塵土。Bill 說：「那些大型轟炸機和運輸機，也正如它們本身的龐大一樣，在起飛降落時，也掀起了更大更可怕的塵土的煙霧。在一架飛機起飛後的數分鐘內，跑道上什麼也看不見。祇是像剛剛開籠的水蒸汽，塵土迅速的向四週，向天空開展出去。如果你高興從高處來一個機場鳥瞰的話，它完全是一片巨浪高湧的塵土的海洋，飛機上的反光，使你想到一條掠過海面的大魚。」

第四批先起飛的那幾架飛機回來了，兩位飛行員高興的談論着他們底戰果。「他媽的日本鬼子真有種，你怎麼掃射他都是不動，不是馬從樹林裏跑出來，我那二顆彈真不知道在哪兒報銷呢！」「地面無線電告訴我，要我再往前飛一點，並警告我地面

有機關槍，我還沒有發現目標，子彈就打上了。我猜着正下方一定就是了。我就拉起機頭推大油門，一個小轉彎衝下去，機關槍炸彈一齊放射，我轉過機頭又連着打了三次。我想着子彈也差不多了，才飛回自己陣地上空搖搖翅膀，這時地上無線電又告訴我：「恭賀你，你打的真好，敵人底機槍陣地已打了一半。謝謝你，希望你馬上再來。」我就回答他「I will be back another。」他說的真有勁，用手比着他俯衝時的樣子。他好像想起來什麼似的，又接着說道：「當我第二次俯衝的時候，機頭震動的很厲害，一定是什麼地方打壞了。」他說着把保險傘往上提了提，就去查看他飛的那架飛機。右邊機翼上打了兩個洞，有一個洞幾乎打着起落架放油的油管，發動機是好的，祇是一塊包皮上掉了二個螺絲，被風吹的張開了嘴巴。這時另一個飛行員也走過來，「你們快點加油，我們馬上還作下次任務。我那一架右邊第三枝槍不響，也請你們趕快檢查一下。」

果然後起飛的那幾架落地後，剛才說再去的那幾位飛行員又來了。

（下期續完）

關於J-10噴氣推進戰鬥機，本刊八十八期曾有介紹，說明了它傳奇式的誕生；茲又承楊訓茗先生翻譯了一篇，對於它構造的原理，作了更詳盡的介紹。

噴氣推進

戰鬥機的新姿

楊訓茗譯

光滑輕巧本身祇有八千磅

時速五五〇哩創最高紀錄

引擎發動一分鐘後即可起飛，更換引擎也祇需二十分鐘，較普通飛機快數倍至數十倍。

J-10「流星」式——美國陸軍航空隊初次大量生產的噴氣推進戰鬥機——在飛機的速率和高度上開了一個新紀元，這是在去年八月一日美國陸軍航空隊三十八周年紀念日宣佈的。由洛克希特廠用奇異電氣公司基於威特耳 (Whittle) 設計創製的噴氣引擎設計製造的「流星」式機，在四萬五千呎以下，可以在任何高度以每小時五百五十哩的高速飛行。

用於飛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飛機性能競爭的產物。德國人偷偷地首先把噴氣飛機以戰鬥姿態在歐洲出現，如他們底噴氣炸彈和火箭炸彈便是。我們知道德國的米式二六二和阿拉圖二三四式機速率在四百五十到五百哩之間，但他們的靈敏性不如美國陸軍航空隊標準戰鬥機。

當敵人竭盡心智來弄噴氣炸彈和飛機時，美國陸軍航空隊也不後人。在一九四三到一九四四年間，陸軍航空隊的工程師們與奇異電氣公司和洛克希特廠技術人員共同合作，來創製世界上最好的噴氣推進戰鬥機。用噴氣引擎來建造一架飛機的需求提出一百四十三天後，洛克希特廠設計並製造了第一架 J-10 交與陸軍航空隊的試飛場。

打破了速率紀錄

一九四四年二月，陸軍航空隊試飛員林上尉 (Capt. Wallace Lien) 開始了陸軍試飛節目並且立刻打破了所有的美國速率紀錄。以後又用十三架裝有奇異渦輪噴氣引擎的 J-10 試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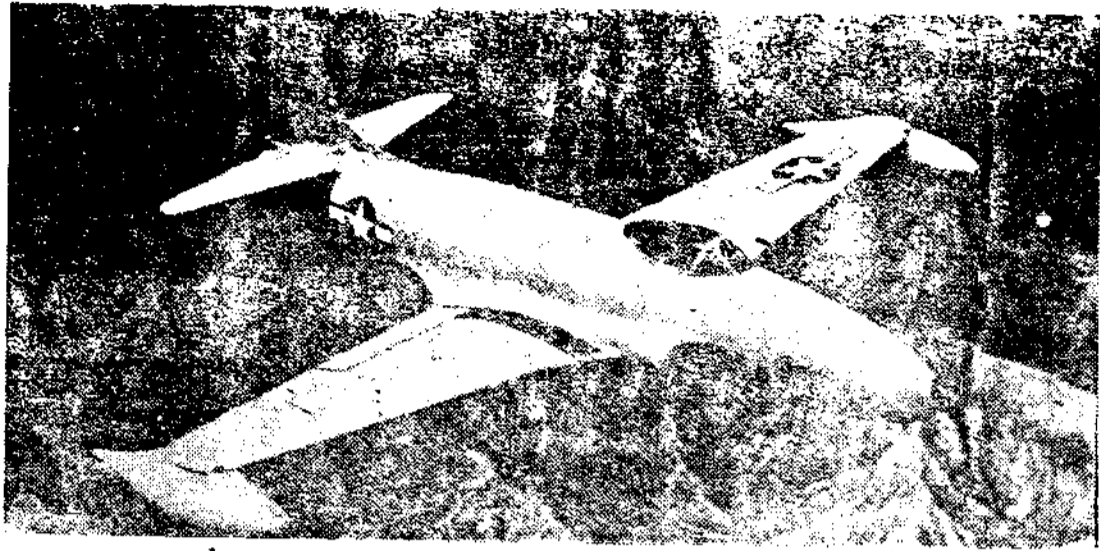
開動了以後，噴氣引擎不需任何點火系的裝置。先是插在燃燒室中的點火塞點燃了空氣和燃料的混合物，此後混合物就自行繼續燃燒了。燒熱的氣體向後吹來，渦輪就因膨脹的衝擊而急速地轉動。渦輪由一根軸連到引擎前面的壓縮器扇葉，供給吸進和壓縮空氣所需的動力。氣體經過一輪以後，又在尾管中膨脹，從而產生推

氣渦輪 (Gas turbine) 之質地應

當敵人竭盡心智來弄噴氣炸彈和飛機時，美國陸軍航空隊也不後人。

試飛場。

以後，又在尾管中膨脹，從而產生推



P-80 噴氣推進戰鬥機

動飛機的向前推力。

發展噴氣引擎的實際問題在渦輪。渦輪及壓縮器扇輪離心力要扯碎自身的趨勢限制了他們底速率，也即是

限制噴氣飛機速率的一個主要因素。我們必得配製一種合金來做渦輪葉，以承受極高的溫度並在高速下旋轉。

另外一個限制速率的因素，飛機在高速所遭遇的壓縮性震波。將來的噴氣推進飛機將是一種新型的，極薄的高速機翼以減少阻力及震動，並且必需在空氣動力上絕對潔淨。P-80 在這方面可說是一大進步。事實上，它是極其光滑的，平頭的鉚釘並且打磨油漆得非常光滑，所以裝得有俯衝減速器，使在高空下降時速率不致太高。

沒有外在附件

「流星」式機翼展三十八呎十又二分之一吋，長三十四呎六吋，高十一呎四吋。無載重量約八千磅。起飛時滿載燃料的總重量約一萬四千磅，比 P-51 閃電式的總重輕四千磅。這新型戰鬥機的光滑係由於沒有普通飛機上的外在附件。空氣進口和座艙蓋是全金屬，半硬殼機身上唯一的突出物體。尖形，層流翼的中綫在機身中

點二吋後。平的機翼在前緣和後緣都斜削。

機翼和尾翼的操縱面比一般飛機的小得多，總共比 P-51 的操縱面要小百分之四十五。因為沒有推進機的滑流或扭力需要克復，方向舵上的小操縱塊就省去了。

蓋有琉璃罩子的座艙在機翼前方的細長頭部，使駕駛員在每一動作中都有超越的視界。座艙是空氣調節並加壓的，使駕駛員在高空無須戴氧氣罩及穿飛行衣，這樣比較地舒適。

飛機的三輪起落架異乎尋常地短而且輕。因不需推進機間隙，飛機的低翼接近地面，因而起飛落地的安全因數很高。

裝在座艙後方機身中的奇異噴氣引擎，只有一個運動部份——由一根軸連接的葉輪和渦輪。渦輪及葉輪的旋轉速率每分鐘在一萬次以上。被葉輪壓縮的空氣常是在華氏零下七十度，而從燃燒室中噴出時高達華氏一千五百度以上。

葉輪把空氣從埋在機身翼根間的進口打到燃燒室中。噴入燃燒室中的煤油在壓縮空氣中猛烈燃燒。氣體的速度在他們衝擊渦輪葉之先因加熱而激增。氣轉動渦輪，然後從尾部的廢氣噴口逸出。

不像普通的引擎一樣，氣渦輪起飛時是不需加溫的。引擎發動六十秒鐘後，一切就告正常了。引擎效率隨速率和高度而大增，使 P-80 在遠行驅逐任務上無與倫比。並且，噴氣飛機於高速下耗油量反而小，和普通飛機在馬力和速率相當小時省油恰恰相反。

祇有一個引擎操縱器

噴氣引擎底輸出以「磅推力」來規定，這個名詞是專門用來量度噴氣動力的，以之代替我們所熟知的「馬力」。推力要噴氣的速度超過飛機的速率時候才存在。推力隨噴氣速度和空氣流量而增加。奇異超級噴氣渦輪是今日世界上動力最大的飛機引擎。唯一的引擎操縱器就是油門。指示渦輪壓縮器轉速的轉數表決定是推力輸出的主要儀表。並且沒有產生電綫電干涉的連續點火電花，又沒有阻礙向前火力和產生間隙或扭力等問題的螺旋槳，引擎自身有滑油系冷却了冷却器、油管、油箱等附件。

噴氣引擎的潤滑是極其簡單的。連接渦輪和壓縮器葉輪的軸是僅有的運動部分而只需要在六處軸承加滑油。因為省去了螺旋槳、點火系，氣化器，以及繁複的引擎和螺旋槳操縱，

1-200 的製造與維護就簡單多了。

在引擎燃燒室中的燃燒是非常完全的。尾部的噴口沒有一點火焰或是煙冒出來。一氧化碳的危險性是不存在的。雖然現在 1-200 的引擎設計用煤油來開動，藉使高空燃料問題和起火的危險得以減少，但燃料系統稍加改換，即可用任何辛烷數的汽油來開動，效率還是和燒煤油一樣。

裝換迅速

雖然用煤油開動性能最好，我們還得決定 1-200 大量使用時應用那一種燃料。這種引擎可以在二十分鐘內從飛機中折出更換，而普通引擎需八九小時之久。

「流星」式機極其靈活。為了要克復高速時操縱的限制，副翼和水力操縱的尾部操縱系都多方以求增進靈敏性，飛機的靈敏性祇受飛行員能力的限制，就是看他吃不吃得消垂直傾側轉彎和拉升等動作所受的力而已。1-200 側滾的時候比世界上任何飛機都來得快。電操縱的副翼和升降舵上的配平翼都裝有。

飛行員會很驚異的，當他發現方向舵上並沒有配平翼的時候。因為扭力的不存在，沒有使飛機轉出航綫的任何趨勢，所以這向來很重要的裝置

就不需要了。操縱面總共只有三一·六方尺，而洛克希特廠的 1-200 達七〇·三方尺。失速情況也很好。很容易螺旋，在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轉中就可復原。

和一般印象相反，1-200 着陸時速率並不高，而和普通戰鬥機相等的速率飄翔而下，和跑道接觸時速率約為每小時一百哩。因為沒有螺旋槳阻力，專門設計得有機身襟翼以減低飛機着陸的速率。這些襟翼和在飛機翼下的襟翼用一根電路操縱。機身襟翼可以和分裂式襟翼下襟翼一起或分速操作。

自動開關油箱，和重量輕動力大的奇異引擎裝在一起，更使「流星」式機的航程足以担当任何驅逐機的任务。用了可卸除的油箱，1-200 可以別成長距離戰鬥機的任务。

根據洛克希特廠的報告，1-200 的製造頗為簡單。生產一架 1-200 所需的功夫只有一架 1-200 的一半。飛機分四大部分製造：頭部、機翼、中部機身、後部機身和尾部。頭部和後部機身都以快動張力接頭接合，可以在幾分鐘內拆卸。後部機身，包括噴口，可以拆開三個接頭和尾管夾卸下，這樣噴氣引擎極便於修理，而不必自機身移出。

頭部，除了武裝或攝影設備外，包括氧氣室、無線電設備和可調整的着陸燈。中部機身是座艙、油箱和動力裝置。座艙下是水力、燃料和無線電設備。當機艙電門一開，座艙中的壓力即自動的減低，以防止萬一槍彈擊入罩蓋時，火藥爆炸而傷害飛行員。座艙兩旁裝有二座燈光燈。

機翼之構造

張臂式鋁合金機翼是整個兒製造成一塊的，包括摺帶翼尖可卸除油箱或炸彈的可收縮搖撐。副翼就是普通形式的。起落架，用水力操縱，向機翼內方收。

飛機的極端光滑使它底速率和性能大為增進。機身作暗灰色。為了要使表面光滑，鉚釘都切短，表面打磨得很光，並用一層醋酸鋅作底漆。對接的接頭都封住，柔軟的接頭蓋上薄紗。未油漆之前，先把飛機放在一個特製的足以盛下整個飛機的灶中烘烤。接着用砂子砂，用牛皮打，然後再塗上一層特製的蠟磨光。

1-200 的武裝極好。六挺、五〇口徑的機槍藏在長槍似的頭部下方。如此可以避免彈花遮蔽了飛行員的眼睛。機槍的火極強。瞄準器是電動迴轉計算式的。

照相槍的位置

子彈箱倒放在機槍之上。即使在各種戰鬥動作中，槍彈的上膛都毫無問題。火藥和機槍可以在十五分鐘內撤去更換而無需用平台或梯子。一具照相槍裝在右方空氣進口的機身上。

為了保護飛行員之受敵人攻擊，採用了防彈玻璃的風罩，並在飛行員坐位後方和頭部裝上鋼板。移去裝有機槍及軍火的頭部，換上一個有攝影設備的頭部，「流星」式機可以用作最快的照相偵察機。

曾經飛過 1-200 的飛行員，極熱中於它底飛行特質和性能。駕駛人員的訓練比較容易，比其他式樣飛機的問題也少些，一般的飛行員，經過相時短期的訓練後，就可以轉換為 1-200 飛行員。

試驗指出 1-200 飛起來全不費力，即使在性能最好時。和往復引擎的飛機比較起來，沒有一點震動或受力的感覺。「流星」式機正在布爾班克的四家洛克希特工廠生產中。

(譯自航空文摘)

Aero-Digest

向中國航空界建議

余新福

爲求節省實習與研究集中進行

設計三架特性相似而構造相異的飛機

期以三年貢獻必大

自古以來，戰爭的勝負，與戰略的優劣，很是有關；然自二十世紀開始，戰略固然尚屬重要，而一國的經濟能力，與科學的發達已漸成爲決定戰爭勝負之因素。在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初期，德日兩國乘其戰前的準備與武器的高明，每戰必勝，所向無敵，不可一世。日後英美各國，武器改良，準備上也略有進步，德日的行動，因之而受拘束。待英美操縱航空權後，德日軍勢日落千丈，英美各國，反佔優勢。然當德國的V炸彈出世後，情勢又爲之一變，一般輿論，又以爲德日兩國有反敗爲勝的可能。直待美國的原子彈出世後，方才結束這反覆無常的戰爭。總之，在這次戰爭的末期，戰鬥術已進入科學戰爭的階段，而尤其顯著的，乃是武器的高明，或科學的發達，不僅限於質量之優良，而它的「時間性」則更爲重要。

中國的航空，戰前因種種困難，在國際間的地位略差一級，大戰中，歐美各國因處於科學競爭之下，航空學突飛猛進不少，而中國的航空，因了交通的不便，工具的缺乏，在航空學的發展上，不得已而有所停頓，處於這種相對的境況之下，中國的航空，更爲落後。當這二十世紀時代，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生存的要素，乃是要在士農工商上，都能與其他國家及民族處於同等的地位，尤其航空乃是國防與交通上的重要工具，所以對於它的前途與發展，不可忽視。作者前在本刊曾發表「設計飛機與你的責任」一文，提及航空學的發達，是靠着全國人士，上下一律，共同合作與努力，方能獲得良好的結果，今特以身作則，先以航空工程師的設想，向中國航空界建議，希望能藉此引起讀者的勇氣，多多向航空界作有價值的貢獻。

(一) 集中設計

航空學的範圍，很是廣大，包括空氣動力學，流體力學，流體力學，力學，熱力學，機械學，工學，物理學，冶金學，化學，電學，由此可見設計飛機的複雜，不獨需有各種的機器及材料，方能製造飛機，同時還需有各項專門人才，共同合作，方能開始進行。中國在這次大戰後，無論在經濟上，原料上，工業設備上，人才上，都有說不出的苦衷，在這種困難情勢之下，依作者的愚見，以爲在中國航空事業發展之初期，很可以由中國航空研究院主辦，先行創辦一個臨時集中設計組，集中全國航空人員，聚集一齊，共同設計一架新式飛機，藉之以作一澈底之實習與訓練，設計成功後，再行分廠別類，製造各種任務的飛機，其成效或比較分別

設計為大，今將其優點，數述如左：

(1) 飛機的製造，固然是根據飛機學原理而設計，可是在設計中，有很多的問題，並非原理所能解答，在這種情況之下，必需用實際的經驗，作為定斷。中國航空工程師，在歐美實習者，因了航空學範圍的廣大，時間上的短促，所得的實際經驗，不獨有限，並多偏重於某項工作，而今若能得還各個不同的經驗，彙集一齊，共同設計，其成績定為可觀。同時在這種環境設計之下，還可以養成一種自立的習慣，此非國外實習所能及矣。

(2) 在這幾年的戰事中，中國的經濟，大受打擊，而今戰事雖已完畢，各項的建設與工業的發展，又得需要大量的經費，方能開始進行，無論在政府的財政上，人民的經濟能力上，都無不感受到它的壓力與艱難，所以對於發展任何工業，都當以經濟為原則。航空事業的範圍，既是這般廣大，所需的費用，也就很可觀，所以對於經費上，更當注意，以免增加人民的負擔，而今在中國航空事業發展之初期，倘將實習與研究分別進行，則遇事重複，頗不經濟，反之若能集中一起，共同實習，則人才及工具設備材料等均可節省不少。

(3) 最近歐美航空界，每感到因制度的不統一，在設計上或製造上，有各種的不便，如單位之不同，有用米突制，有用英制，計算時困難叢生，尤其是美國航空界，陸空軍所定之設計規範與海軍或民航空所定之設計規範，各不相同，所以在設計上有很多不需有的麻煩，時間因而浪費不少，所以中國航空事業發展之初期，應先得制度統一，如此可免去日後不少的麻煩。

(4) 航空學的進步，並非是一個人所能辦得到，同時也非一個國家所能單獨進行，反之必需與世界各國，互相合作，交換學識及技術，方能得到效果。在中國航空事業發展之初期，就得先行借用歐美航空界的書籍，報告，方能進行設計。而今若能以一個團體（即中國航空研究院）代表全中國航空界，與歐美航空界接洽，辦理合作手續，在心理上講來，因有全國航空界作為後盾，日後對於航空學上的貢獻也大，這樣歐美航空界對於我們的合作，亦必發生興趣，樂于往來。所謂交換學術者，乃是雙方互相有所貢獻，決非共人而不共亡之說。

(5) 在訓練或實習期中，必有很多設計或製造問題，無以解答，如是則研究院即可收羅此種困難問題，或作理論上的研究，或作實際的試驗，以發揚研究院之所長。

總之，於航空事業發展之初期，無論在學術上，經濟上，人才上，都以臨時集中實習為善，深望航空界當局及各界人士，能在這點上加以詳細考慮，以幫助發展中國的航空。

(二) 理想的飛機

在計劃集中設計時，當以最經濟的辦法，最短的時間，而獲得最富裕而最有價值之實習。在這種理想之中，所設計的飛機，當以構造簡單為主，同時應將各科學術的基本原理及技術，予以種種應用及實驗的機會，作者建議同時進行設計三架特性相似而構造相異的飛機，如此不僅給予工作人員充分機會認識各種學理與技術，並可使每人有一番徹底

之工作經驗，工作上既不致重疊，學術上更可互相觀摩，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今特將這理想飛機的幾個要素，開列如下：

(甲) 飛機的特性

重量——一萬五千磅——前面曾提及在這實驗期間，當以經濟為原則，所以設計的飛機，也當先以小規模進行，此重量雖與新式運輸機的重量，相差很遠，可是若能在飛機學基本原理上，有所了然，以後再進行增加重量，必定不難。再者，此重量很近乎一般新式驅逐機之重量，日後又可直接作為設計驅逐機之參考。

座位——雙座位飛機——目的在試飛時，可便於飛行員注意各項飛行動作，試飛工程師，借此可作各種飛行實驗、檢查報告等工作。

飛行的速度——每小時二百五十英里——這速度合很乎國內民航上飛行，所以飛機在這速度飛行時，各種性能，很值得研究，飛機在高速飛行時，空氣動力的特性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大為改變，所以選擇這樣速度，似乎不合乎設計高速度飛機的訓練；其實高速度度的飛行，不獨汽油上不節省，同時在飛行員的精神上，也很受打擊，因此近來的趨勢，除了戰鬥時利用高速度飛行外，平時則仍採用低速度，所以設計高速度飛機時，仍需顧及低速度飛行的各種特性。

飛行的高度——三萬尺——在三萬尺高空，空氣很少變化，因之很合乎飛行安全的條件，同時又因空氣在高空，密度較為稀薄，空氣阻力減少，飛行速度可以增加，所以新式飛機大都

採取這高度為飛行高度。

引擎之馬力——二千馬力——這馬力之選擇，是根據以上重量與速度而定，若此二者有所更改，則引擎之馬力，亦當隨之而更改。

飛行距離與持久時間——暫定一千英里，維持四小時，以後若對於某距離有特別研究之處，則當以後者為標準。

(乙) 飛機的構造

材料——以鋁為主參以鋼與木——製造飛機的材料，總不外乎木料與金屬，根據歐美各國製造飛機的經驗，因了木料強度之不一，構造上的困難，一般的結論，大都以為木料並非製造飛機之良料，國內的金屬，如鋁鐵之類，尚未開發，而木料倒有所供給，似乎很可以就地取材，先行製造木製飛機，然再三思之，將來的飛機，不獨多注重於高速度飛行，載重量亦必然增加，此決非木料所能勝任，所以為長久計，當以製造金屬飛機為善。

機翼之選擇——機翼長寬之比例與飛行距離及飛行速度有關，比們大的機翼，合乎遠距離飛行，比例小的機翼，則合乎高速度飛行。為了實習的目的，可以選擇以下的三個比例；五、七、九、製造三個比例不同的機翼，用以比較它們的利弊，作為日後設計運輸機與驅逐機之參考。

機身之構造——長方形的機身，因其容量之大，合乎運輸機之用。圓形的機身，則合乎製造人造空氣室之條件，此點與高空飛行有關。橢圓形的機身，因其近乎流綫形，很合乎飛行要素。

此外，這三種不同的機身，在力學分析學上，工具設計上，各個不同，所以同時設計這三種不同的機身，在學理上及製造上，均可獲得不少實際經驗。

機尾的選擇——單尾與雙尾，利弊相交，至今尚難確定其優劣，國內可乘此機會，同時製造單尾與雙尾，以比較其結果，作為將來設計之參考。

機輪——採用「前三輪」——以合乎高速度飛機之條件。

以上的機身機翼與機尾，當以能交換裝配為目標，因了各種配合的不同，飛機性能的變化也多，試飛結果的資料必更豐富而有價值，在國內航空學根底缺乏之際，像這類實驗，對於將來的發展很有補助。

(三) 設計的期限

歐美各國，因了工業的發達，像設計這類小模型的飛機，大致需時一年或一年半，而吾國因工業設備的不齊全，材料的缺乏，再加以注重於實驗，想來則需時二年半至三年。時間固然是比較的長，但所得經驗，如能澈底而有效，對於日後設計飛機時，定有極大的貢獻。同時在這三年中，其他的工業，如機器材料等等亦有發展，則在正式設計時，可以完全依賴國內的供給，製造純粹國產飛機。

(四) 地點的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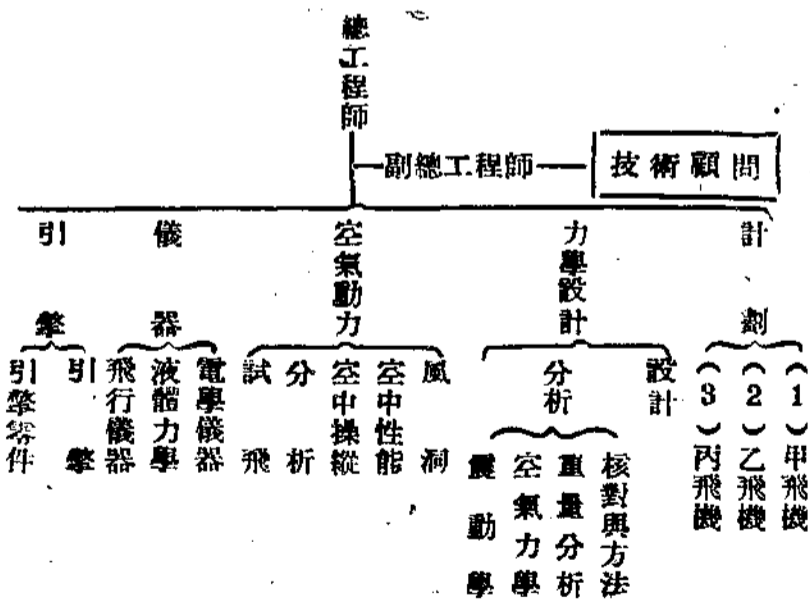
在航空事業發展之初期，各種工具機器材料，尚得依靠國外供給，再就航空學本身而論，無論是

實習時期，或發展時期，都需與國外連絡，交換學術的經驗。在這種情況之下，地點以沿海一帶為善，可減少交通上運輸不少麻煩。上海既是文化商業中心，再加以工廠設備，比較完善，城外又有飛機場，可作試飛實驗，倒很合乎理想。

(五) 技術組織

在這項計劃之中，組織方面，亦當以簡單及實習為前提，今將技術方面的組織，開列如下，作為參考：

(甲) 設計組



點，各營門值勤的衛兵，詢問他們有無官兵攜出包裹等件，回答是：

「在五時半左右除了伙伙挑着空籬出去採買外，並沒有什麼人外出。」

我們都跟隨着王處長到了他的辦公室，他立刻用電話通知衛兵司令，

沒有他的手令，不准任何人外出；一方面命令正副值星官率領衛兵，分別

檢查各廚房和伙伙的寢室，又對我說：

「這筆錢至少是大部分還沒有拿出去，但這位小偷藏在什麼地方呢？決不會便得放在自己的枕頭下吧？」

說着，又拿起電話來，命令管理

科長，動員全科的官佐，率領所有公役，分區檢查各地角落，和足以隱藏

小包裏的場所，尤其要注意會被敵機炸毀的建築物，所殘餘的敗瓦頹垣之中。

打過電話以後，王處長埋首在公文堆中去了，我懷着沉重的心情，亦不知道告退，呆若木鷄的坐在一旁，

我怕回到我的辦公室，我怕見那位懷特上尉好像帶着譏諷的面孔。

十分鐘以後，電話鈴響了，值星官報告在官佐廚房的陰溝中，發現了

那個大皮包。又五分鐘管理科長捧着一個大廢紙包，快步的走進來，紙包

裏面就是那三十萬元的鈔票，原封未動，他漸漸繼續的說：

「是的，就在那學生俱樂部的舊址，已經被炸成的土堆上，發現挖掘的痕迹，扒了約五寸深，這個紙包出現了。」

「好的，我還要這個偷竊的人。」

管理科長去尋找竊犯，我可捧着三十萬元，驕傲的走向懷特上尉，當他收下以後，緊握着我的手，搖動不已，最後才說：

「你們幫了我的忙；否則，我的名譽要受很大的打擊，我異常的感謝王上校。」

下午，懷特上尉約我陪他去看王處長，當面表示謝意，王處長告訴他，竊犯是個伙伙，已經送軍法處審判，並且謙虛的表示，由於管理的不週，致發生這種行為，頗為慚愧。

當向王處長辭別以後，我們偕行在校園的小徑上，懷特上尉竟向我大發其感慨，他說：

「我們在國內所得關於你們中國人的傳聞，大都是些懶惰、骯髒、愚笨、遲緩，以及不愛惜時間等等的形容詞；但來了以後，所得的印象，恰相反，尤其是這一次的竊案，足以證明中國人的思想敏銳，和辦事迅速

的精神，頗令我們自愧不如呵！」

我聽了這番讚美之詞，自然感覺得通暢快，但當行近會計室之時，

我發現一位木匠，在紗窗上裝釘着細窄的木條，顯然是防備竊案的再發生，心上不免又罩上一層陰影。

十四 又是一次西安

事變嗎

飛虎隊中的每一個美國人，他們對於我們的領袖 蔣委員長，莫不懷抱着一種深切的敬愛和崇拜之誠；他們的這一種情緒，只有使你感覺得到，而無法形容出來，記得曾有一位「飛虎」，在參加委員長招待的宴會以後，向我伸出他的右手，帶着激動的表情和聲浪，說是他那一隻手非常值得驕傲，因為經過世界上最偉大的蔣委員長所緊握過的。

在三十年的秋間，滇黔綏靖公署警衛旅的一位連長，和我們空軍第五路司令部，曾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件，在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陳納德將軍以及飛虎隊的將士們，雖然僅僅說了一兩句話，雖然僅僅有一點小的動作，可是在那些話語和動作之間，所表現出對於委員長一種摯愛的真情，和擁護的真誠，實在令人可感。

原來那位連長，有一位久經遺棄

的妻子，不願另自尋找愛人，不知是誰，向連長報告，說是他那位太太的新歡，是空軍五路司令部的一位副官。

其實這位副官，年已老大，子女成羣，我們公認是一位標準的規矩人；連長却信以為真，認為莫大的恥辱，密謀報復。

恰巧 委員長巡視到昆明，駐節在西山的時候，連長的報復行動，亦就開始。

在某日的拂曉，連長率領全連的士兵，竟將空軍五路司令部包圍起來，先投片請會值星官，聲明須立刻將他假想中的情敵交出來，否則即下令攻擊。

結果是連長率領部屬，實施衝鋒，五路部的警衛排，亦分頭抵抗。一時槍聲四起，戰雲彌漫了昆明市，綏署的警衛旅，全部武裝走出了營門，準備向郊外機場挺進，空軍官校的特務旅，亦厲兵秣馬，待命而動，這一來，更謠言四起，人心惶惶。

槍聲不斷刺激陳納德將軍的耳膜，且愈響愈密，不免使他喪失了寡靜，走出室外，所看見中國人面孔的表

情，不是驚疑，便是憤怒，亦不禁奇怪起來，轉身對他的副官說：

「請你電話王司令，說我請問他：蔣委員長現在什麼地方？有什麼

飛行的基本條件

厲歌天

答空軍入伍生雷俊

雷俊同學：

上個月你來的信上所提出的問題，當你第一次乘搭空運機從西安飛重慶，一路上不感覺什麼，只是到了重慶，在飛機下降的時候，你嘔吐了。

你問我這現象是不是就空病？我已經答覆過你，航空病，這是一個專名詞，雖然我不敢肯定講出它的界說，但是你所發生的那種現象，以我經驗中所得的知識去判斷，除非你生理上有特殊的情形外，僅僅嘔吐——尤其飛機下降的時候吐，決不致於阻擋你的飛行。因為我曾親眼看見過，頭兩三回上飛機學飛的人，每次都嘔吐，但是習慣了之後，他竟學成了一個很不錯的駕駛員。至於坐在空運機的後艙裏，我也看見過曾經有幾百個飛行員的飛行員，居然也吐了。這現象雖不是一般的，然而並不是沒有發生過。所以，前一封信上我就告訴你，不要為這現象起恐懼，不要因此就灰心。

忽然又接到你五月二十八日的來

信，讀了之後，雖然我希望我馬上答覆你，結果很對不起，一直等到今天才抽出時間來提筆。第一，你的問題不是三言兩句可以回答清楚的；第二，接來信後我就決定作一個公開的答覆。我決定這麼作的原因，也如同我寫那本「怎樣學飛」一樣是為了實際上的需要。因為自己是學飛行的，所以每每碰到飛行圈子以外的熟人們，常常是談着談着就扯到飛行上來。「飛機是怎樣駕駛的呀？」「飛到天空上有特別的感覺沒有？」「飛機翻跟頭的時候，人在上邊怎麼樣呢？」等等。像這一類的問話實在太多了，因此我就寫出了那本「怎樣學飛」。這決不是說和我熟識的那些人都是孤陋寡聞，的確是因為飛行的歷史在中國太淺了，飛行的常識在中國太普遍了。

至於我現在公開的答覆你這一封信上的問題，還是和前邊一樣的道理。因為早在六年前，我已經開始接到類似你這樣的來信了。他們和你一樣，也不認識我。然而他們的來信不

意外嗎！需要我做些什麼嗎？」
這時間，機場上，所有飛虎隊的飛機，都已轟轟的開動了螺旋槳。
一位美籍的機械人員，突然跑來問我：「又是一次西安事變嗎？我們全體的地勤人員都願意參加保衛蔣委員長的任務。」

我只有瞪着眼，不敢給他任何的回答。等待事件結束，我明瞭了全部經過以後，我很可以回答他：「不是的」。然而他當時見我沒有回答，就轉身又跑向機場去了。
這一回事件，若不是統署的龍主任，派憲兵持着他的手令，駐守聚奎樓——由市區至機場區的要道，手令上說明，如有任何部隊逾越聚奎樓一步的，格殺不論，同時，五路部王司令亦嚴令特務團的士兵不得出巷門一步，否則誤會將愈鬧愈大，結果，更不堪設想了。

十五 中國的鄉下人是更可愛

我們中國人和美國人相處的時候，常常會問美國人：「你愛好中國嗎？」「你喜歡中國人嗎？」等這一類的問題，我就從來沒有聽見美國人向我們詢問這一類的話，如「你愛好美國嗎？」或是「你喜歡美國人嗎？」在

我個人的直覺上，頗認為提出這類問題的人，多少帶點自卑的心理，這一類的問題，在另一方面表現，是說我們自己有些不大好的地方，而擔心對方不愛好或不喜歡我們。

當然，美國人并不優，尤其在實際方面，決不願觸傷別人的感情，是以回答的話，能令詢問者感覺滿意。在飛虎隊中，中美人員之間，這一類的問答亦很多，可是當一個美籍人員，如果和鄉下人發生了接觸以後，他回答這類問題時，便常說：

「中國的鄉下人是更可愛的！」
飛虎隊每到一個中國城市，政府和民衆團體，莫不予以盛大的招待和慰勞，好酒盛饌，新穎精美的禮物，而他們竟不說一句「城裏人可愛」。當他們到了鄉村，鄉下人所給予的供應，是幾枚雞蛋和開水，木製的污濁的臉盆，盛着不清潔的水。請他們洗臉，當他們洗完臉，用原盆去洗腳時，竟遭逢堅決的反對，說是洗臉的盆，不能去洗腳，另外換一個專門洗腳的盆。這樣的招待，反而獲得他們說一句，「鄉下人是更可愛的」。
這個原因亦很簡單，因為美國人，可以說是一個「天真」的民族，我們城裏人，多少都已喪失了天真，待是由「中國的空軍」出版社轉來，就是

由書店。於是我就想到像你信上所問的「怎樣才不被飛行淘汰？」恐怕這是很多想飛行的青年們都迫切希望知道的。

「淘汰」，這是飛行進度中的一個制度。我們的飛行，起初是從美國傳來的，美國有這一個制度，所以中國也就有了。飛行上沒有淘汰制的，大概只有蘇聯。這是在抗戰開始的第二年間，我從一般在中國的蘇聯飛行員中聽到的。與淘汰的，自然有很多不得不淘汰的理由，不與淘汰的，也有他的道理和方法。哪一方面對呢，我的飛行學問淺，不敢妄加批評。現在你所急於知道的，是「怎樣才不被淘汰」。

飛行是一種技術。技術就必須你親自下手，拿到這個東西，由實地的經驗，從你學習的進步上，才可以區別出來你是否可以飛行。至於我這文字上能夠寫信給你的，也不過是僅僅作你一個參考而已。

第一，現在你必須改變你的心理。你決不要去想「人無遠慮，必須近憂。」這句話，按說，現在你已經入伍了，不久的將來你就要爬上飛機學習飛行了，目前打算打算，並算不得多事。但是我可以告訴你，這是不必要的，同時你更不想到將來飛行上

的困難，就起一種畏難的心理。因為在學習上——尤其是技術的學習上，頂重要的就是一個「情緒」問題。在愉快的情緒和畏怯的情緒這兩種情況之下學習，得到的結果就相差很大。這是華德生早已告訴了我們。並且戴克在他的「效果律」上說的更明白，在滿足和煩惱的兩種情緒中去學習，效果更有天淵之別。因此，我告訴你，目前你只要保持着愉快的心情，既然來學飛，你就常常想到飛的快樂好了。

第二，飛行淘汰這決不是品行和學問的問題。飛行被淘汰的人，在他的學問上一樣有獲得博士或有發明可能的，他只是飛行的學習上進步較遲，或者這一方面的智力較薄弱而已。淘汰，決不是從一兩次的經驗中就決定了的。那是要經過多次的測驗，幾個人的攷試，才有決定的判斷。自然，像有些人說的冤枉，或者師生間的誤會和心情的不協調而被淘汰，我也不能說這是絕對沒有的事。但是我想這現象一定會逐漸減少的。

第三，要「怎樣才不被飛行淘汰」呢？那我要先提出一些有淘汰可能的現象來——（一）胆子不大心又不細，（二）遇事不會鎮靜和沉着，一向常是慌忙失措，（三）精神既緊

張，動作又粗魯，（四）當機不能立斷，猶猶豫豫，（五）往往顧此失彼等等，有這些情形而不能夠改換的話，大抵就有被飛行淘汰的可能。

這樣說來，怎樣才有可能不被淘汰呢？現在我就把我從飛行經驗中所獲得的一點點心得告訴你，這並不是說可以保險不淘汰了，乃是要這樣做，才算是有了飛行技術上的基本條件。

飛機是越來越進步，也就是說它的速度越來越大。同時還可以說時間越來越短促了。所以，你想想看，當你駕駛着一架速度很大的飛機的時候，你的動作是不是要非常的敏捷？你的思想是不是要非常的迅速呢？因此（請你注意下邊的話）當你每每看見飛機的一動作的時候，或是聽見飛機的一種音響的時候，在平常一般人還在看或者還在聽的時候，你就已經做出了相當的動作才行。你必得要一知覺到，同時就決心，同時就做出了相當的應付。這三種動作——知覺、決心、應付，事實上是依着次序發起來的東西，但是，你在這三者之間所需要的時間，必須極其短促，所以看起來，這三種動作就好像是同時發生的一樣。

酬的習氣；而鄉下人可不然，尤其濱黔邊境一帶的鄉下人，未喪失天賦的樸實和天真，而他們招待為他祖國作戰的美國盟友，更完全出於一種純潔的自然真誠，是以能和天真的美國人心心相印，在精神上能够契合無間。雖然，美國人并不問我們是否愛好或喜歡他們，但我們何妨自己問自己，我們對於美國人究竟如何呢？我們并不必去問那些政治家或社會上的人物，這些人一定會說出一套八股來，如果是問一位普通的城裏人，他會告訴你美國貨是如何的好，從美國兵那裏買點軍用香煙來，可以賺多少錢；一位女人會告訴你美國人是怎樣的可怕；摩登的小姐亦認為美國人動手動腳的是如何的討厭；一位乞丐也認為美國人是有錢的，看見美國人就追求着要施捨；一位士紳以為和美國人來往可以在他的朋友面前覺得驕傲，亦存心想沾點美國朋友的便宜貨，一位軍人便會羨慕美國軍用的新式手槍；亦只有鄉下人，當你問他的時候，便自然而然的告訴你，美國人幾萬里遠的來到中國，幫我們打日本人，真是難得。無怪乎美國人說是鄉下人更可愛了。古人說過：「禮失而求諸野」。美國人只有在我們鄉下人之前，比較多得到真誠的酬謝和安慰。

會晤

蘇聯·倫奇作
薛 姓 生 譯

如果你看了前一段的說法，仍然覺得有點抽象而無法把握的話，我再補充一個更具體的說明。不過，這是我剛剛學來的。教我的則是更有飛行經驗的老教官——空軍中校胡處長莊如。他舉出一個射擊上的例子，（在驅逐機上的射擊）當你發現了目標——說是敵機吧，馬上就做動作，（即是由知覺到決心，由決心到應付。）思致最迅速，動作最敏捷的入，所需要的時間也不能再短過一秒鐘的六分之一。但是，假如你超過三秒鐘的時間，你還在那里看、聽、呆着的話，那就不行了。

孩子衆多的母親真好，而我祇有一個兒子——賽爾！——賽爾蓋依——賽掠命卡（註一），我怎的總不能夠到他那兒去，戰爭一開始，他就待在前綫上了，他是飛行員，上尉，不久前兩次判歸了他以英雄的頭銜。

我單獨地住在自己的村莊內，帶着一條叫做魯克的狗……渾身烏黑的毛髮蓬鬆鬆的，只有尾巴上映現着一支白毛筆……當然，他是普通的種，柵欄中的貴族，然而智慧却超越其餘的人！……我的上帝！無論講什麼，他都明白！……甚至會談天！……僅僅用尾巴談天！……晚間我感覺寂寞的時候，在不痛快的時候，我就開始對魯克敘述所能想起的關於賽掠命卡的事情了。他坐着，直瞪着我的眼睛，尾巴敲打着地板，似乎說：「是的，我懂得，究竟是怎末會事！……」

但是自從兩次判歸他以英雄頭銜之後，我便無法再過簡單的生活了，打清早起便有客！……並且全是長官！……不是鄉村蘇維埃主席斯切勞·伊旺諾維契光臨，就是集體農場場長彼德·路喀奇到來，而後一位是每天必至的，彼德路喀奇一到，便開始對我糾纏不休：「傑密提諾扶挪，你需要什麼？……我應該對你表示怎樣的關懷呢？……」

「我不需要什麼。」
「或者需要修理房屋了嗎？……」
「不必，我的茅屋是嶄新的。」
「你是這種人，妙呵！……或者需要送你點什麼嗎？……」
「不必。」
「我們係出自純潔的心田……因為你是兩次英雄的母親！……」
客人坐着，嘆着氣：
「指示我們，傑密提諾扶挪！……不好……人們會詢問，我們替你做了一些什麼事底，那辰光叫我們講些什麼呢？於本區人士之前，眨眼睛豎耳朵是不香不甜的，也許我們應該懲罰那些欺負了你的人吧？……講呵，傑密提諾扶挪，誰欺負了你？那偕算人嘛！……我們將帶着愉快懲罰他們低！……」
「沒有誰欺負我。」
有一次——是將黑的時候——我在自己的園內掘土。
忽然我看見，集體農場場長彼德·路喀奇來了，手中拿着報。
老遠地他便向我喊叫着：
「傑密提諾扶挪，新消息！你的愛子如今在莫斯科呢！」
他把報遞給我，我剛剛讀，而他正是賽掠命卡，從報紙上凝視我，微笑着……我打算讀，究竟寫的什麼！——但是不可能，行列浮動了起來，浮動了起來！……
「你讀，——我說！——彼德路喀奇，今天我的眼睛有點什麼毛病！……」
他讀給我聽，那全是寫的關於賽掠命卡：他如何英勇地作戰，擊落了多少德機。
賽掠命卡簡直侮辱了我，「怎末會事，——我忖念：——爲什麼他不讓我曉得他在莫斯科呢？他本人，也許無法到我這兒來，工作不允許。不過我能够去莫斯科會他底，祇要讓我曉得，邀請我。真的，我們業經四年未曾見面了！……」
突然地我聽到頭頂上引擎敲打着……
一架巨大的機器（指飛機！——譯者註）在我們村莊的上空盤旋，我的心跳了，準是賽掠命卡（註二）飛來了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日

.....
我看見，飛機降低而下，着落於湖邊的草坪上了。

人們蜂湧向那兒跑去，我也希望跑，可是腿子挪不動。

之後我望見，鄰居瓦霞特卡朝我疾奔而來。

「老太太阿格賴芬娜——」她嘆道：「從莫斯科飛來了一位兩隻眼睛的人，帶來了你兒子的信！.....」

那位駕駛員走近了，年青青的，可是樣子也平常。

「你好，——他說：——阿格賴芬娜，這兒是衛國上尉的信。」

在信里賽掠命卡告訴我，他只能逗留於莫斯科兩天，他的事情多得使頭腦發昏，他請我赴莫斯科去會晤。

年青青的駕駛員笑了：

「不怕跟我一路飛行嗎，阿格賴芬娜，傑密揚諾扶諾？」

我當然恐懼，因為我平生還未飛過，可是在外表上我不願顯露出來：

「有一次我的兒子殘害了一隻鷹，使得我數日也不順遂了。」

.....整夜我未曾合眼，準備着，早晨六點鐘，如約好的一般，我已出現於草坪上了，集體農場的全體人員都出來送我，每個人均將禮物塞進了我的手中，誰——一小鉢蜂蜜，誰——五枚雞蛋。

鄰居瓦霞特卡帶來了兩隻蘋果。我說：

「在我的花園內，真的有人摘下了這些蘋果，惡作劇者！」

「不，——牠說：——老太太阿格賴芬娜，這些是我從其它的花園內弄來的。」

我們飛達了，沒有出什麼事，我根本無此感覺，彷彿坐在柔軟的沙發內，就這樣坐了兩個鐘頭。

剛走出機器，而賽掠命卡已迎我而來了.....立刻我的雙腿搖個不停，雙目發黑，他擁抱我，撫摩我的腦袋。

「媽媽，親愛的媽媽！.....我們倒底會晤了！.....」

我和他在莫斯科一家最華麗的旅館里住了兩天，似乎在雲霧中過了兩天，白天我參觀莫斯科，夜間他則對我敘述戰爭的故事.....夢念的總抓不住我！.....

我滿意莫斯科，祇是人口太多了，人民是善良的，也像彼德路喀奇一般，大家皆俟機向我表示關懷。

一個人由人民委員會來至賽掠命卡跟前，他叫做賴夫，列伏維契，他一抵達，馬上就向我說：

「你，阿格賴芬娜，傑密揚諾扶諾，需要什麼？」

「什麼都不需要，兒子業經買給我以一切了。」

「或者你總需要點什麼東西吧？」

「倒是實情.....一隻狗用的項圈。」

「馬上就辦來！」

於是他接了電話機：「如此，如此，兩次英雄的母亲必須有一隻狗項圈！.....」

回答他，我是聽到的，沒有項圈。他重新搖電話，向另一地方要求項圈，可是，我聽到的，人們回答他，還是沒有項圈，現在已不製造了，我後悔我竟如此地請求，而他朝我說：

「立刻，立刻！.....」

他重新搖電話，甚至搖得火星亂迸！.....

我打算坐火車回家了，賽掠命卡送我，我們佇立於月台上，我無法讚美他，高大的紅潤的漢子，胸前掛着兩枚勳章！.....活像圖畫上的角色！.....

第一次鈴聲響了！我們開始分別了，我當然浸沉於淚水中！.....這辰光我忽然看見：那個賴夫·列伏維契跑來了，揮舞着項圈。

「呵，——他說：——好容易才趕到！收下它，阿格賴芬娜·傑密揚諾扶諾。」

揚諾扶諾，聽過的，但是十分良好，是從人民委員長（相當於其它國家內閣裏的部長職——譯者註）的狗身上取下的，健康的狗，別駭怕.....」

又好笑，又罪過.....我終於接下了它——莫斯科送給魯克的禮物.....

火車開動了，我站於車門前的空地上，賽掠命卡揮着手跟火車成平行地疾奔着，車廂里的人們紛紛地說：

「瞧呵，兩次的英雄，兩次的英雄！」

我則忖念：

「他對你們是兩次的英雄，對我却是一次的兒子！.....」

（註一）賽爾蓋依的愛稱。
（註二）也是賽爾蓋依的愛稱。
（譯自蘇聯莫斯科鱈魚週報）

航空心理專著
航空心理學
南王西日社
作者：桑成橋
出版者：成都東橋八號
定價：國幣八百元

追悼外子吳鵬飛

張金蘭



吳鵬飛張金蘭夫婦

在平津時，吳鵬飛中尉考了五次航校，都是名落孫山。在西南聯大畢業後，這個法學士竟作起體育教員來了，爲的是鍛鍊身體，準備第六度投考航校。

他畢業於航校十六期，居留印度及美國的時間相當長，曾先後服務十二中隊及空運大隊，本年六月七日在重慶誤觸山頂殉職。

寫這篇悼念文章的他的愛妻張金蘭女士，是他在聯大的同學，他們結婚只有幾天，他就到航校去了，一別四年，重聚不過幾個月，所以張女士在輓聯中有這樣一句話：「不料竟四載生離一朝死別」。

六月六日的清晨，隊部的汽車，駛過甬道，我從夢中驚醒。鵬飛仍然留戀在夢境，我輕輕的把他喚醒，他睜開了圓大的眼睛問：

「汽車來了嗎？」他照例是一陣長吻和擁抱，便匆匆的起身，梳洗完畢，提了飛行所用的一切東西，說了

一聲：

「蘭！我去了！」

我以微笑答之。

半小時後，我聽見門外沉重的腳步聲，口哨聲，我斷定是他回來了，我便假裝睡着了，他把被窩掀開，我忍不住笑了，他也笑了！

「蘭：今天我又要到重慶九龍坡去，連着出任務三次，都是九龍坡，我覺得倦了。重慶今天下雨，也許我要落到附近的機場，在家好好的休息，明天我一定回來，陪你玩。」

到門外，他多情的雙目，放射出無限留戀的光芒！

七日下午四時，計算着時間，他是應該回來了，我便提早下班，抱着滿腔的希望，盼我回到屋裏，就看見他躺在沙發上，仍然以微笑迎接我，但是失望的很，踏進屋裏，室內空無

所有，寂寞充滿了我的心，無端的流下了幾滴熱淚。當時我想昨天下午，鵬飛也許落到其他的機場，今天不回來，然而我們希望在日落之前，還有回巢的鐵鳥啊！

八日的中午，我有些不安了，跑到電話室問有沒有電話？工友答復我沒有電話來，因為鵬飛回來照例在下機以後，立刻通知我。爲什麼沒有來電話？使我很懷疑，他今天一定會回來，我心中有十二萬分的把握，因爲他曾經告訴我，出任務若沒有特殊的障礙，不願多留在外邊使妻子擔心，給隊長一個不好的印象，所以我斷定他今天一定回來。可是這次我又下了決心，非接到他的電話，我不回家，也許先叫他到法院來接我回去。但一直等到下午六點鐘，聽見下班的鈴聲響了，始終沒有電話來，我悵然提了皮包，淒然的跑到家中，家人告我沒有回來，我急了，我煩了，馬上打電話問個究竟，隊上值星官回答：

「沒有回來，也沒有消息。」
我接到這個回答，心中若有所失，感嘆湧起，便跑到樓下鄧教官家中，問：

「鄧教官你曉得鵬飛的消息嗎？」
「他今天不回來，發動機壞了，」

要三天才能回來。」

我聽了這話，心中不耐煩，三天才回來，啊！三天是多麼長久啊！我不能忍耐這三天，我決計明天去重慶看他，要他陪我到南溫泉去玩。鵬飛這些時候，神情有些變常，也許藉口發動機壞了，在重慶多玩幾日吧！忽然我看見進來了一個人，空軍的服裝，暗想鵬飛回來了；心情一動，喜悅充滿整個的我，原來是楊君寶熙，他很熟習的問：

「嫂子沒有出去玩？小侄子呢？」
隨即走到孩子跟前，撫摸着孩子的頭髮。

「琪兒幾歲了？」
這突然的問話，我是懷疑着楊君態度不正常。他轉過身來，望了掛在牆壁上鵬飛的照片，默然坐在沙發上，我不能再忍耐。

「你看見鵬飛嗎？」怎樣還回來？我明天去重慶看他！」
「昨天我和他一同在漢口起飛的，他因爲發動機壞了，須要三天才能回來，你還是不要去看他；萬一他明天回來，你去了不是空跑嗎？妳去了，他走了，妳不是永遠找不到嗎？」他說。

我情急的說：「我一定去，非找

到他不可，就是尋到海角天涯，總要見到他。」

楊君有些開玩笑的說：「他不愛你了，妳怎麼辦？」

我覺得楊君是鵬飛的知己，驟然的說出這樣的話，我憤怒，我悲傷，我痛苦，我流淚，我覺得我沒有鵬飛的愛，我不能生存，鵬飛從山盟海誓，他對我是永不變的，不禁我的熱淚，盈眶而出，楊君突然的站起來，改變了語調：

「嫂子！我方才是開玩笑啊！爲什麼妳這樣的不諒解他？我難過，一切的事情，下次來再詳細說吧！」
他這次的話，却刺痛了我的心，我追問下次告訴我的話。

「你不告訴我，今夜我不能活下去了！」
楊君窘迫了。

「嫂子妳原諒我，我有不得已的苦衷，我同妳是一樣的悲傷鵬飛。」
我急了！

「啊！鵬飛有意外嗎？求你告訴我，你是鵬飛的好友，求你告訴我！」

「沒有什麼，他的飛機壞了，強迫降落在江山，他受了輕傷，頭部出血，明天我帶妳去。」
「啊！上帝啊！你爲什麼這樣懲

罰我？」我失去了知覺，我昏了，摺疊充滿了我的心，終於關不住我的喉嚨，任性的哭泣罷！

夜十二點以後，楊君走了，我跪在地上祈禱上帝，求上帝保佑鵬飛安全，求上帝醫治我這破碎的心房，這一夜我不會眠，我在希望東方的曙光，帶來新的消息。

九日清早，跑到機場，希望楊君把我帶到重慶，許多人都到我跟前安慰我，然而他們的態度，有異於往昔，增加了我的疑慮，趙教官連景很誠懇的說：

「輕傷沒有關係，今天李教官會把他帶回來，這裏的醫院比較好！」

一會兒他帶我到隊長室內，交給我一個電報，上面寫着：「二六八號飛機，強迫降落在江山，除與鵬飛等輕傷外，別無損失。」我噓了一口氣，感謝上帝，輕傷！他今天定會回來的。他的傷痕，須要妻子的撫摸，他曉得妻子思念他心切，就是負傷，也回來的，他不願意多留住在外邊，他回來的，我看見他蒼白的面孔，鮮血染過的傷痕，我會流淚，但我還以微笑扶他安睡在舒適的床上，我一定請假來看護他，希望他早日痊愈，再負起偉大的使命！
但是神經過敏的我，終究不能安

放這顆志忘的心。下午六時到和鵬飛同機赴渝的通信員吳煜的家中去探聽消息，他的太太告訴我說：

「吳煜到東京駐防去了！」

我把電報給我看，我知道事情是不對了，我懷疑，但我希望真的是傷了，我壓制住熱淚，走出了吳煜君的家門，接着到隊部去，但得到的消息，仍然是不明朗！

這一夜我不會合眼，神經有些麻木，焦急，我所希望的不是他完全無傷的回來，因為事實告訴我，已不可能了！我想他就是車傷，甚至於殘廢，只要他有生命，我就夠滿足了！

十日上午我決心飛渝，很早就到機場，然而各位教官都告訴我：

「今天沒有飛機，等一會兒，隊長和妳談話。」

大家面部的表情，增加了我心神的不安和懼怕。十時左右，張隊長光明來了，這時我是準備着仔細觀察他的態度表情，體味他的話語，希望他告訴我真實的消息，我除了敬禮之外，不準備先開口，只等待他的指教，張隊長高大的身材，和霸的態度，仍然是微笑，而且勉強的笑着說：

「吳太太請坐，我在上海得到鵬飛失事的消息，很着急，今天特為趕回來的，我也希望他早日痊愈，能告

訴我這次失事的原因，請妳安靜勿燥，今天下午李教官回來，會有確實的消息，吳太太妳有理智，所以才敢把這不幸的消息告訴妳。」

「隊長！我曉得鵬飛一時的不細心，致使飛機失事，很是慚愧！但他是傷了，我必須去看護他！」



在 美 受 訓 完 畢 後 的 吳 鵬 飛

長允許我明天赴渝，鵬飛仍然在汪山醫院。」

我心中又充滿着希望，馬上到李教官的家中，探聽究竟，李教官勸阻我：

「不必去重慶，個人的身體為重，據醫生說有脫險的可能，放心好了！」

我既然得到隊長的允許，當然決定赴渝，這夜，把鵬飛換洗的衣服，裝滿箱子，又放了套新衣服，準備他好了以後，回來穿的，一切預備好了之後，躺在床上，在想着，頭部受傷，恐怕醫生不准接見，但他沉在睡的時候，我偷偷的看他，是可以的，還可以偷偷的吻他的手，我決定住在汪山何小姐的家中，天天到醫院去看他，一直等他好了，我倆同機回來，也許他不飛行了，在地面工作，可是那樣他一定很憂鬱，因為一個有志飛行的青年，他不能展翼天空，是一件很

失意的事情，但我能以全力來安慰他，使他感不到人生的苦痛和失意！

十一日九時梁副官陪我到重慶，登機之前，張隊長站在飛機旁邊對我說：

「吳太太妳家中有老人，有小孩子，去看看明天就可以回來！」

「謝謝隊長！鵬飛的傷，如果沒有危險的話，我可以早回來！」

飛機降落在九龍坡，我看見楊教官寶熙，接着便問：

「鵬飛現在怎樣？」

「仍然在醫院中，妳去看他，晚上我定來會妳。」楊教官強笑的答。

下午三時，隊上派了一輛吉普車，陪我一同去的有七八位陌生的年輕太太，還有一位老太太，車子開到汪山空軍醫院，梁副官問護士：

「失事飛機姓吳的住那裏？」

護士說：「在三樓病房。」

這時我的心情悲喜交集，喜的是

一切懼怕都消失了，鵬飛真的還住在醫院中！悲的是受重傷的他，一定很痛苦，我見了他，一定要流淚的。

當我踏進了病房，我猛然看見躺在病床上的吳煜君，而不是鵬飛，我愕然驚懼，彷彿聽見說：

「吳太太！吳教官和朱教官……」

這時候梁副官倉卒的打斷了他的話語，我明白了大半事情是兇多吉少，我昏倒了！失去一切知覺，大地是渾暗，宇宙在旋轉！

梁副官仍然盡到他偉大的同情，

空軍節在幼校

葛田

提空軍幼年學校這名字，社會上一般人士對於牠的印象——尤其是「幼年」這兩字所給的想像，學生們大概是一羣小娃兒。學生是由十二歲到十五歲這樣大的年紀進來的，自然是一羣小娃兒。可是初中一讀起一直讀到高中三年級，經過這五六年的時光，想想看，高二高三的學生，有多少都長成五尺以上的軀軀大漢了。

這一羣小夥子，一個個都是未來的空軍戰鬥員。正是因為未來的空軍是屬於他們的，他們對於自己的節日「八一四」該是發生着怎樣的興趣呢？

學校當局對於這個節日也發動着積極的籌備，先派政治部的陳庚教官去成都美新聞處交涉電影，陳庚教官早兩天將美新聞處的電影請來了。各色各樣的影片，連放映兩晚，一向待在這偏僻山腳下的師生們，大大的飽了兩頓眼福。

「八一四」的前晚，學校裏到處出現着新鮮的氣象，同盟國的國旗，在那廣闊的大操場上，已排滿了半壁，學生組織的「虹社」，也正式的展出了他們的美術作品，每一班的教室外面，都貼佈出他們那新的壁報，學生們的面孔上一個個都透出巴望過新年一樣的喜悦，到處洋溢着熱烈的慶祝，這盛況幾乎是歐美的聖誕節之前夕。

「八一四」上午的八點鐘，大操場上集齊了全校的人員。得過勳獎的，在他們的胸前都可以看到那光榮的勳獎標！——比起來副團長郭偉立少校那兩排燦爛的勳獎標最為奪目，也許是他的最多吧？

大會上總隊長張學從上尉任指揮官。代教育長胡莊如中校任主席。大會開始，主席先講「紀念空軍節的意義」。開口他就先講第一個擊落敵機的高志航大隊長，隨後他又講諸先烈和戰士們是怎樣用生命和心血創下了這個可歌可泣的日子。我們應該怎樣來紀念這個日子，我們應該怎樣虔誠的來崇敬和追隨先烈——進們。

「報告「八一四」前後空軍作戰的情形」。這情形由主席胡莊如中校來報告，尤其感到親切。那時候他正在驅逐第五大隊充當第二十五中隊的中隊長，會派他率領大隊驅逐機，白天轟炸過上海的日本海軍司令部，夜間轟炸過日本的出雲艦。最有趣味的要算是當他報告到在八月的初間他奉到的一個密令這回事，密令是派他率領大隊去轟炸漢口日本租界，胡莊如中校是漢口人，他的家就正在日本租界的近邊。據他說，假如奉到密令就出發，那也就沒有什麼可說了。然而奉到的是「待命出發」。一面是國家的民族，一面是父母兄弟，在這一種「待命」的情況中，是誰能夠跳出倫情的圈子以外呢？矛

安慰的說道：

「吳教官轉院了，我們去那邊看他。」
一羣陌生的同情者，都用手帕擦着淚水勸我到另外的病房去看鵬飛，我明明曉得是絕望了，但我願意在絕望中，能發現一絲的新希望。

汽車開到了另外的一個環境，我爬上了高高的台階，看見了廟宇似的建築，當我沒有走進這房子前一刻那，我恐懼，我心跳，血在上沖，腦漲如裂，我怕進去，我怕證實了悲劇的開始，然而我畢竟是走進去了，看見的是黑漆漆的滿屋棺材，啊！我發現有一個黑棺的上面寫了：「飛行員吳鵬飛」！啊！上帝！上帝！你為什麼這樣殘酷的對待我！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了！我任性的痛哭，聲嘶力竭想喚回他的英靈，但是他長眠在江山的夕陽裏，和我永遠的長別了！江山呵！荒烟是如何的淒涼！山雲是如何的惆悵！他的靈魂是如何的孤苦呀！他那圓而黑的雙目，豐潤的面龐，活潑的英姿，響亮的歌喉，還有那丈夫的溫順，如今啊！只是變成了黃土一堆，剩下的是妻子淚裏有永遠流不完的血淚，和心田裏無窮的哀痛淒惋！我倆的幸福和春華，已是過眼煙雲，今後教我如何度過這空虛的生命？

鵬飛是一個天真的青年，他沒有感受到人間的痛苦，也沒有感染着任何的惡習，在他嘗到人生最高點幸福的時候，他飄然而離去，這是他的幸運，然而他的志未酬，他沒有戰死在殺的敵沙場上，而只是殉職在一個還都的空運任務！

如果是死而有知的話，他應該安慰，應該微笑於九泉，未亡的妻子，今後應當負起他未完的責任——「教育子女，服務社會。」

盾的心理使他最後決定出一條路子：他就託病危用電報告訴了父親。父親是一位受過德人訓練而有軍事見識的老警官。於是就帶起家眷離開漢口趕往南昌。可是，那時候做汪精衛祕書的黃濬，甘願認敵作父而把政府的這一個祕密計劃洩露了。後來漢奸黃濬雖然終於沒有逃脫法網，父子二人都被槍決了，但是轟炸漢口日租界的這一任務也成了過去。

接着是政治部主任李才的演講。他先闡述中國空軍建立的經過，又用數目字說明戰前敵我空軍兵力的比較，然而「八一四」的一戰，我空軍居然創立那樣卓然的戰績來，給抗戰史上寫下這樣光榮的章頁，這不是偶然的僥倖，實在值得我們研究和進一步的再認識。繼而他又報告了抗戰以來我空軍的戰績和成果。最後他把「今後的努力——完成建設大空軍的使命」作一番詳盡的解釋。李才主任的講詞，有條不紊，詞簡義深，給予一羣未來的空軍不少的鼓勵。

散會後，幾乎是全體——尤其是學生——都一齊趕往游泳池場去了。在那裏就要舉行游泳的比賽。

提起游泳，記者從前在成都的時候，無意中曾經聽到這樣的一句諺：「幼校的學生，游泳倒真不壞呢！」來到這里，才曉得這句讚美詞的來歷。學校是在抗戰期中創設起來的。當時爲了避免空襲，不但離開都市，連縣城也離得遠遠的，就在這蕩陽的河畔和二峨崗的山麓，星羅棋佈的建起一座草舍的校址。在這談不上建築的幼校中，卻有一座相當壯觀的游泳池。



從低中高三級跳板上——齊跳起

提起游泳池的歷史，真使人不禁有「荷鋤日當午，汗滴禾下土」之感。這原來是第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全體學生，從河灘里一塊石頭一担沙，



用自己的汗水建造起來的。也許是因為自己的菜特別好吃吧，所以他們的游泳技術，就贏來了那句「倒真不壞呢！」

游泳池的周圍，早已經擠着一排排一行行的人山人海。兩位總幹事佟震西科長周中勛組長在場中來往指揮着，發令葉槐岑教官更是忙個不休。火鏡似的太陽光，在每個運動員的臉塗了一層醬油一樣的皮膚上閃耀着，一時間，觀眾們都被緊張的情緒擒住了。

上午的十項比賽中，只有三項是決賽。到了下午，觀眾們來的更加踴躍了。第一，許多決賽皆在下午，其次，還有八百公尺和一千五百公尺的長距離；同時又有一項吸引人的跳水表演。

決賽開始後，一陣陣的掌聲，迎接着每一個衝到終點的運動員。吳榮國的八百公尺和黃若琨的一千五百公尺更爲轟動了全場。最緊張的一幕，還算是第一隊拿到的五百公尺的接力。

跳水的表演，先由低跳板，繼而中岸板，最後高跳板。參加的一羣中，徐溥，許坤生，岑歡德，莫紹南，周其幹等跳都是各顯各的身手。幾種通常的跳水式都順序的表演過了，隨後又正筋斗，反筋斗，打滾，雙頭人，以及幾個人後者拉住前者的脚的一連串跳水等等，這些別出心裁的新花樣，真是忙到了兩位攝影的鄭倫卿主任教官賈君武教官。

總揭比賽的結果：十五項冠軍，第一隊拿到了接力，黃若琨拿到了一千五百公

空中的橋樑

寒松

這座橋，從空中通到地面，從空中通到空中；人與機的聯絡全靠它，機與機的聯絡也靠它。

記三大隊的通信陣容

如果有人說通信這回事情在驅逐機隊上並不十分重要的話，那我敢担保這傢伙準是外行，他心裏一定這樣想過：「看啦，小小的飛機，連通信員也沒有一個。」他哪裏知道驅逐機的通信射擊轟炸……等工作都是飛行員一人兼理呢。在出任務中，飛機對飛機及飛機對地面指揮電台間的聯絡，簡直是和一個人的心與手間的聯絡一樣的密切一致；假如一架飛機沒有通信的設備而要去完成任務，就和一個盲人騎瞎馬去衝鋒陷陣一樣的不可能，再說在天氣惡劣的時候，飛機在雲裏飛行，根本找不到地面的航線，如果沒有無線電定向，那麼它就只有迷航了；並且在任務頻繁的飛行

場裏，飛機是那麼多，有轟炸機，有驅逐機，有運輸機，有的起飛，有的落地，有的滑翔，情形是非常的匆忙緊張，這時就非有無線電不可了，利用它，我們就可以高高地站在指揮塔上，告訴哪架飛機先起飛，哪架飛機應停止滑翔，或者是哪架飛機暫時不要落地。這樣，飛行場裏的秩序就井然了。還有，當我們的飛機在出任務中，如果有一架飛機發現了目標或是敵人的飛機時，我們就可以利用通信告訴自己的伙伴，讓他們早作準備，否則不是會吃虧的麼？在出發或者返航時，我們的飛機萬一發生了臨時事件，立刻可以用通信請示後方指揮官，而指揮官也可以隨時控制這些飛機

，不致感「鞭長莫及」的痛苦，所以在驅逐機隊上的通信的確也是佔着極重要的位置的，於是在三大隊的通信室裏就有一羣好漢們在活躍着。

率領着這羣好漢的是蔡通信長健民。他是江蘇人，中等個子，不管什麼時候你都可以看見他那腮巴上的鬍子是剃得光光地，樣子很穩重，有着司法官或者是醫生的派頭；但在他快活起來的時候，那一蹦一跳的神氣，和小孩子差不多。負責任，熱情，有胆量，也是極富有理性的青年，這都是他的長處；可是只要你聽到他那實在不高明的北平官話時，不由你臉上不起雞皮疙瘩，「那是八一三事變以前，」他會對我說，那聲調確實叫我有些吃不住，哭笑不得，只好硬着頭皮聽下去：「我剛結婚，我的內人你見過吧？」我領首。於是他又繼續下去，「家裏有極多的親戚朋友在輝煌的燈光下，鬧新房呀，喝酒呀，談笑呀，空氣是極其歡悅，熱鬧，就在那個時候，接到連長的電報，要我立刻回隊，於是在第二天早晨，我就離家了。」說着

尺，石遠耀得了自由式四百公尺，熊慕陶得了蛙式四百公尺，吳永強得了二百公尺，其餘的，吳玉林一個人拿到了三項，吳榮國也得了三個頭名，可是那個像黑炭一樣的曾德輝，却搶了四種第一。

這一次十五項游泳比賽，除了三項是上屆沒有而無從比較外，其餘的十二項，每一項都突破了上屆而創了新的紀錄。這樣人的好現象，不但是他們師生的光榮，連記者也感到了非常的快樂。（空軍節次日寄自四川灌縣蒲陽河濱）

、他臉上掠過一些暗影，那時他還在陸軍兵團，爲了國家，爲了民族，他只好別了新婚的美妻，挺着胸脯走上了最前綫。

二十六年，他入了空軍航訊班，畢業後就服務於獨立廿隊、教導隊、轟炸總隊、第八大隊、及第六大隊，轟炸機上完全代替了他的家，晝夜在飛機上工作。他在轟炸總隊裏也是頂頂有名的一位英勇的通訊員，立了不少的戰功，因此調升三大隊通信長。到三大隊來也有兩年的歷史，對通信方面，他有偉大的貢獻，同時他又添設中員於指揮塔與美方合作，成績卓著，而各中隊之通信機構能如是之鞏固，亦有賴於蔡通信長之督促。

在第七中隊通信方面負責的是黃照義。他是一個標準小夥子，有着高大健美的身材，不愛說話，性溫柔，富熱情，善音樂，喜文學，怕羞和斯文得和一個大姑娘差不多，但在工作起來的時候，他就像一條野馬，最負責任，今天的事他決不等到明天來作，他是四川人，從卅年在通訊班五期畢業後，一直在第七隊工作，把七隊的通信事宜整理得有條不紊，人很和氣，所以大家都歡喜他。

說起八隊的唐公度來，沒有不認識他的，三大隊以他的目標最大，胖

歸途上

劉恩照

美國人的生活不是都很舒適，跳裸體舞的女人，是爲了生活所逼迫。
菲律賓的華僑太可愛了，見了祖國去的人，很親熱。在戰時，他們會參加遊擊隊作戰。

一個空中射擊手的報導

我厭惡戰爭，但同地我也歌頌戰爭。我之所以厭惡戰爭，因爲它使我們彼此遭受最殘酷的犧牲；我之所以歌頌戰爭，因爲它使我們從不合理的環境下求得解放與幸福。

我們爲人類的正義，爲保全國家民族的利益，人人有服兵役的義務。一九四五年七月，我們開始到美國受訓。那時候，我有過最光榮而英勇的理想：「我是 B-24 底射手，每天，我們的轟炸機要一再去轟毀日寇的本土。我可以看見敵人的巢穴被我們炸成一片焦土。我們的轟炸機的馬達永遠爲我們——也爲我們中華民族——

唱着極壯烈的歌。在這歌聲中，我和同志們一齊出動去完成我們偉大的任務，又一齊回到我們的營房休息。」我喜歡這種生活，做一個爲民族生存去戰鬥的空軍，那是極高尚而神聖的。在來美途中，出乎我預料以外，戰事已宣告結束了。爲着建立強大的空軍，我還應往前學習和奮鬥。可是當我渡過幾千海里的海洋來到美國時，我突然患了肺病，不能繼續受訓。我在醫院裏一共住了五六個月，一直到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我才離開醫院。

在離院以前，醫官告訴我：

「你的左肺有一點黑影，五六個月沒有變動。沒有變動便無肺病，可是我們還不敢担保你的黑影沒有變動。你既然請求回國（當時 B-24 射手已停止在美訓練），總得隨時留心你的身體。」

出院以後，我坐三天火車才到中國駐美返國人員站報到。這里是姆絲德（Merced）城的客士頓機場（Castle Field）。我們學生吃飯不付錢，但要輪流服廚房勤務。住在此地的美國士兵們也同樣服廚房勤務。

一天，我也服廚房勤務。我和一位美國士兵一齊洗盤子。有時，我還

得像個東瓜，湖北人，唱京戲實在「要得」，當他一出馬門口裏唱着「高老爺來到了牧虎關……」的時候，那聲音有似洪鐘，誰不給他叫個「好」字？在通信方面他算得一員「宿將」，航委會的事情他清楚得像「一本賬」，機會吹，嘴吧向來不讓人；很用功，如果把他肚子裏的書搬出來可以堆一間圖書館。

廿八隊的通信是趙慶義在負責，他是遼甯人，極聰明，會講廣東話，英語也說得極漂亮，個子很魁梧，他的學識及技術都很高明；但他還是虛心的學習，有恆心，作事不含糊，他沒有愁悶的時候，成天都是喜喜歡歡的；好義氣，爲了別人的事，往往忘記了自己，新近和國立女子師範學院畢業的鄭小姐結婚，有了這樣一個賢內助，一般人都預料他對通信將有更大的貢獻。

卅二隊的李三鏢是一個不講話專門苦幹的人，還有其他的如像林世華，王松森等都是不可多得的角色，三大隊有了這一批健兒，通信的業務蒸蒸日上是意料中的事。

他們每天早晨必定要在天未亮以前到達機場，把每架飛機的無線電機和有關電台通話一次；如有故障，他們就用高深的理論，豐富的經驗和極

聽着他哼着伏爾加船夫曲：

「……世界共聽吾歌聲！……」

「你覺得辛苦嗎？」我問。

「決不！」

我在美國時常聽着廣播這首世界名歌，未預料到，我還能聽見美國士兵也會哼這首歌呢！——我覺得在工作中能藉唱歌來安慰自己，的確也有莫大的好處！

五月十日，我又來到俾次堡（Camp Starnan）的石人軍營（Camp Starnan）。此地離三藩市祇有三十英里，我們原定十四日上船，結果三藩市碼頭工人罷工，於是什麼時候我們可上船已無從決定。

母親節（五月十二日）正是星期日，我和一位朋友（朱雲舫）進城去玩。星期日，美國商店不營業，我們祇見家家戶戶都把門關起來，街上的行人很少。我們到 D.C. 玩去，那里可以看看書報，打乒乓球和彈鋼琴。晚上我們特別到一個娛樂場所去。這里遊玩的人很多，裏面有獅子和毒蛇，可玩的東西也很多，最使人注意的是用電操縱的飛機。我也買了票坐飛機玩去。此外也有賣玩具的，賣吃食的，賭彩的，看相的和跳裸體舞的。要看相的人很少，一位看相的女人站在門

口拉生意，眼裏却充滿着眼淚似的。後來我也好奇的去看看裸體舞，一位三十歲左右的女人身上除了一條三角褲和一個乳罩以外便什麼也沒有。與其說她在跳舞還不如說她是怎樣使她的臀部和小腹擺動。一會兒，自動除去了三角褲和乳罩再跳，其實舞法和以前差不多。來看裸體舞的大多爲軍人，有時，她搶了士兵們的帽子在 X 處玩去。奇怪得很，我却看不出士兵們有半點不舒服的樣子。……爲什麼一個女人會如此賣藝呢？無疑是爲了生活得不到保障。未來過美國的人也許以爲美國人的生活一定很舒適。其實，在這資本主義制度社會下，一部份人仍生活在黑地獄裏，他們在生命綫上永遠過着羞辱的生活，他們希望合理的生活下去，可是黑暗在向他們歡笑。

我們住在石人軍營也看見許多美國剛回國的士兵，他們看見中國官長一樣敬禮。

每天每人領七角五分伙食，每餐二角五分。我們到美國士兵飯廳去吃飯時，便先簽名付錢。在飯廳裏工作的完全是德國人，他們的衣服上印着 PW 兩個字母。本來他們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俘虜，現在，他們在美國工作，每月也同樣有工錢。

五月二十五日，我們開始離開石人軍營。早上四點鐘，我們便起床，七時整隊出發。我們步行至海邊乘小汽船再至三藩市換船。同行的有美國的士兵，他們非常自由，任隨什麼地方，三五個士兵便藉賭博消磨時間。他們帶有收音機，任隨什麼地方也可利用。我也看見一個美國兵帶着一條狗，快上船了，一個美國少女還戀戀不捨地送一位士兵。有些士兵們還向他們打口哨。

我們到了三藩市，立刻換船。上船以前，翻譯官把船票分發給大家。這時也有紅十字會的小姐帶着些零食送大家。我們乘的船是商船，上船以後不久，大約四時便開船。我們坐官艙。每一間寢室住十二位同志。

我們雖乘商船，但買船票時已把伙食費一齊付清。每餐吃的東西先擺好，吃飯的時間也有一定的規定。

今天夜裏，我睡得很早。深夜失眠禁不住我便想念起家庭來。第二天早餐後我睡了半天，午餐後到甲板上玩，祇見四周已是藍藍的海洋了。外面比艙裏的空氣好得多，我便和一位朋友坐在甲板上玩牌。

從五月二十六日起，我們坐官艙的人每夜可看電影。每天船上也發行一種小報紙，從

熟練的技術，在短促的
時間內去修妥它。在每
個中隊裏，他們都有一
個自己裝置的很巧妙
小電台，內包括接收機
，發報機，定向儀器等
，飛機出任務去了，他
們就打開接收機來收聽
，如果有飛行員發出信
號說他們的定向儀被打
壞或者臨時有故障時，
他們就利用定向的方法
來找出這飛機的位置，
同時告訴飛行員怎樣飛
回來。一直到了飛機安
全落地，他們把飛機上
所有的無線電機檢查一
遍後才得休息。

報上可知船行的距離和各地的重要新
聞。

每個禮拜，他們都
有一次通信座談會，由
發通信長主席，來討論
無線電原理，檢討過去
一週的工作及預計將來
的通信實施方針。

春陽也暖暖地投射在太平洋上，
我們的船在藍黑色的海浪中推進着。
海洋上是寂寞的，有時也有一隻孤單
的海鳥在海洋上尋食。這時候，我無
事做便一個人坐在甲板上看看新約全書
，我發覺其中有許多美麗的句子：

最後我希望三大隊
的通信精益求精，日新
月異，以發揚通信的最
大效能。

「讀小孩子到我這里來，不要禁
止他們。因為在上帝的國，正是這樣
的人。我實在告訴你們，凡要承受上
帝國的，若不撇下小孩子，斷不能進去
。」

「我發覺其中有許多美麗的句子：

「我發覺其中有許多美麗的句子：

「我發覺其中有許多美麗的句子：

「我發覺其中有許多美麗的句子：

「我發覺其中有許多美麗的句子：

「我發覺其中有許多美麗的句子：

定永生。」
我摘錄了這些句子用作紀念。我
覺得它有着最深奧的哲理，也有着最
高貴的詩意哩！

端午節，我忽然患病。我的脈膊
和體溫也和平常不同。結果我在醫院
裏住了一天。病好了，我趕快離開醫
院。

我們住的船裏，每天有幾位同志
在玩牌，儘管不賭博，可是他們鬧得
很起勁。天氣已很熱，每天我們非洗
幾次澡不可。

在十一日的下午，我們的船到了
菲律賓的馬尼拉。船在此地停了五六
天，十二日下午，我也到馬尼拉城逛
去，此地是戰前為日軍佔領，如今還
可以看見許多被炮彈打的痕跡。

此地的華僑很多，大多為福建人
。他們見了中國人很親熱。這里出版
的中國報紙很多——有前鋒報，公理
報，華僑導報，大華日報，僑商日報
和重慶日報等。據談僑商日報與華僑
導報為中共報紙。三十日晨，前鋒報
社和大華日報社有報紙給我們看。下
午，此地總領事館，中國國民黨黨部
與三民主義青年團諸大家上岸吃中國
飯。

十六日此地三民主義青年團旅行
隊約大家旅行附近一個溫泉區。我們

所用的汽車也由三民主義青年團準備。他們還準備
有汽水。麵包和包子招待大家。途中聽着他們在暗
地中參加游擊隊幫助祖國抗戰的情形，我愈覺菲律
賓華僑的可敬哩！夜里，馬尼拉麵大王馬文祿請我
們吃雞肉麵。

十七日，我們的船再前進，二十日，我們的船
已到上海。這一天夜里，我們未上岸。一會兒有幾
十隻小船圍着我們所乘的美國運輸艦叫喊着做小生
意或討錢。看見這大一幫要求活命的同胞，我們想
到一般人生活的痛苦，心裏祇有難過！
上岸時，有汽車送大家到空軍第三地區司令部。

我已經生活在祖國的領土上了。我知道我所負
的使命。新興的富強康樂的中國已在成長中——讓
我盡力為它工作吧！
我應為國家盡義務，有誰敢侵犯我們的主權，
你看我仍然願做一個勇士。為公理去戰鬥，那是光
榮的！

一九四六·五·二十五日
——六·二十五日作

承平。啓迪先生：
來稿收到，請示通訊處。至附詢
各節，當為詳細打聽；來京時，請至
本社一談。

編輯部啟

旅途鱗爪

章音員

途中

在我們去美國的途中，因為船上有一部分美軍是調防到朝鮮去的，在橫濱還有美軍要返國，所以船就在仁川和橫濱轉個彎，停了下來。可惜我們沒有得到上岸的許可！否則對這侵略者的巢穴，我當特地上去吐兩口氣，揚一揚眉。

船雖然有相當的巨大，可是在日本海附近也受了巨浪的顛波。說來真有些不好意思，船上因暈船而被拖拖拉拉到醫務所去的，盡是我們中國學生。假如在國內，像我們那樣的體格，算是水準以上的了，但是現在這場合裏，事實上祇好低頭於人家的路膊下，一個年青的美軍笑着對我說：「你們都受不了這風浪嗎？」

「不！不過……也許因為我們都來自內地的緣故吧！」當我說出這句話，我鬚鬢在臉上感到有些熱烘烘的。

電影和書報真消不了旅途的寂寞

，因之常去跑 P. N. (Post exchange) 。這裏的東西特別的便宜，在上海吃一斤橘子的錢，在這裏可買到廿塊口香糖，五場電影票，十塊力士香皂或六盒皮鞋油。原因是美國優待軍人結果，船上的貨物不要稅，所以較之他們國內的價格還要便宜些。

登岸

十五天海上的生活，我們的行跡已在太平洋上划了一個半圓弧，而今就在舊金山上岸了。由領江帶我們通過了偉大的鐵橋，這建築的奇蹟正說明了美國人創造的精神；我回顧在國內所見到，真沒有勇氣拿來比較一下。念及國事如麻，不禁令人寒心之至；人家的進步，對我們好像是一個諷刺，長此以往，我相信總有一天，我們會被摒棄的。

在舊金山玩了二天後，我們乘火車到南部的聖安多尼亞去，中間經過

的地方有華盛頓等數省。在這些地方所見到大都是荒山，光地、沙漠；這首先把我平日所想像中的美國糾正過來；美國何嘗生來就是天堂，他們之所以有今日，也是從萬分艱困中奮鬥創造出來的。

入營

我們換乘了十四輪大卡車，從火車站送到這裏的軍營。

二星期的隔離教育，簡直像禁閉，什麼地方都不能去，倒是飯廳裏的 K. P. (Kitchen Police) 給我們以不少的愉快。們都是溫雅而健美的姑娘，墨西哥的少女，不黃不白地，遠看很像中國人，跟她們打打趣，十九都會報你一個微笑。她們服務的精神是多認真而感動啊！只要你偶然皺一皺眉，她立刻會過來問你有什麼不舒服，有時倒反使自已感到不好意思，說聲沒有什麼！

這裏的地區司令是當年華西突擊隊司令藍度將軍，他說華西是他第二故鄉，他是成都人的好朋友，他愛華西，也愛中國的青年，對我們說話是那末親切週到，在異邦，也可說是不可多得的安慰。

友情

二個星期很快地過去了，我們已

可在例假日得到自由——我在城裏禮拜堂參加禮拜，牧師詹姆士是一個和藹可親的長者，他對我的參加，表示很歡迎，還當場介紹給大眾見面。當我報上我的名字——章音員，他們都也唸一遍章音員，咬音是怪有趣的，禮拜後有兩對夫婦一定邀我去他家裏吃飯，我因為預先答應了牧師的邀約，祇好用婉言謝之。牧師和他的太太招待得多感動啊！這份熱情直得感激的。我想，假如一個美國的孩子在中國也能有這樣的遭遇，那也許是一個奇蹟了；然而這也正是東西文化不同的所在。他那十六七歲的姑娘和約摸十二三歲的弟弟，起初老是好奇地盯着我，跟我在小時出神地欣賞着鼻子一樣；但這好奇和陌生，終於被我老掛在嘴角的微笑所劃破了，他們居然很親熱地要我談中國故事，唱中國歌。我把小時候愛聽的童話，選講了幾個；而且在國內下功夫苦練過的「淡淡江南月」含羞地唱一唱，在他們聽來覺得怪有趣。

雖然在短短的時日中，接觸到美國的社會是那末淺少，但是中美文化本質上的不同，我已經隱隱地體味到了。

中國的空軍出版社叢書

集體寫作：(定價八百元)
航空生活
(再版)

共分三部：
第一部，戰鬥報導；
第二部，空軍訓練描寫；
第三部，學飛經驗談。

：集體寫作：
空中搏鬥
這是好幾位空軍部實可中掌
軍隨記者，隨真，期樣
隊出生入死，戰後怎
報導。從這抗戰是
以，看出空軍的。
握天空的。
(定價六百元)

朱民威著：(定價七百元)
人像
(再版)

包括八篇傳記；八位主人公都是在
天空中殺敵成仁了，作者將每一位的
出身，個性，作戰經過以及戰死，都
有淋漓盡致的描寫。

厲歌天著：(定價五百元)
怎樣學飛

作者是一個飛行員，曾任飛行教官
。本書是作者的學飛心得，也是授課
經驗談，有志學飛的青年不可不讀。

均已出版.....各大書店均有出售

★ ★ ★ ★ ★ 稿約 ★ ★ ★ ★ ★

1. 航空理論、報導、速寫、小說、翻譯、及照片漫畫等，一經刊載，文稿每千字致酬四十元，照片每幀二十元，畫稿每幀四十元，(如欲自定稿酬，可附函聲明。)
2. 來稿須用稿紙繕寫。
3. 刊用各稿，本刊有優先集印叢書之權。
4. 請勿一稿兩投。
5. 三千字以上之文稿及照片漫畫，附足郵票者一律退還。

徵求基本訂戶

1. 本刊為普遍供應起見，特徵求基本訂戶二萬戶，每戶預收法幣三千元，按期優先寄遞，至書款完畢時，再行通知。
2. 一次訂閱一份者，按每期定價九折優待，五份者八折優待，十份者七折優待。
3. 平寄不另加郵資，但掛號航空快遞等郵資由訂戶負擔，概在書款內扣除。(用何類郵資寄遞，務請註明。)
4. 本刊新出叢書，基本訂戶有優先購買權，並照定價八折優待。
5. 訂戶書款概收現金，但郵匯不通之處，可用十元郵票代金。
6. 書款請匯交南京建康路郵局轉本社。